

是非前

駱濱



文藝創作叢刊

文化供應社印行

吳
非
有

中國南方某省屬的一個小小山村的汽車站，週遭經常飄着塵土。每當汽車駛過，飛揚起的塵土，就有丈把高，灰濛濛的，像霧樣騰在上空。正對車站有家饅頭舖子，窗口擺設着的饅頭、鹹黃瓜、炸魚等下酒物，都蓋着紗罩。窗外的小零食攤，搭着遮陽的棚布帳子，這帳子上的灰沙，每天也都積得厚厚的，像北方初冬那些寒冷的日子，行人傘上落的積雪一樣。春末的黃土在江南這塊山地，也正像北方冬雪那樣猖狂的飛舞，牠們統制着整個空間。

夕陽只能照着車站的屋瓦了，反射的金光鄰鄰閃閃。小零食攤已經在拆倒棚布帳，可是候車室的旅客們，還在等候最末一次南下的客車。說是候車室，未免堂皇一點；其實，這僅僅一間房子，分隔開來，裏面算作站長兼賣票的房子，外面就是所說的那間候車室了，兼着也算是購票處，因為興奮的情緒，已被長長的候車時間消磨盡了，並且也好像什麼話都說完，再找不出可談論，所以旅客都啞默悄悄的。有的無聊地看着壁鐘，或望著自己手指尖，有的低低面牆嘆息，更有的點煙抽，那刺火的動靜嗤嗤地，是撕破房間沉靜的唯一響聲。



正對車站的那家饅頭舖子，也坐著三五個旅客。他們的神氣，都似乎比站裏的舒適些。許是他們已經有人擠在賣票口那排人羣間了。靠西牆窗口的一個青年，朝外望著暮色將臨的麥田，身子斜著。兩手握了藤手杖的頂端，兩腳交攀著下端，不聲不響。臉上顯著有社會地位的人所特有的那種嚴肅而平靜的神色，三十開外年紀，個子不高不矮，身腰卻筒形的粗，和普通我們習見的紳士一樣，唯一的特徵是鼻尖微紅的。他的身傍放著一個手提箱，貼的名片上，印著做宋體「吳非有」三字。茶桌邊搭件在主人身上過了悠久歲月的冬季大衣。領口有裂痕，兩側則由於主人有雙手擦兜的習慣，絨光都磨光了；但還很整潔，表徵主人的性格是仔細而儉樸的。

吳非有站起來，把大衣挪到手提箱上，朝牆裏挪挪之後，戴起毡帽，抓著手杖，走出饅頭舖子來。望望站裏的掛鐘，時間還早，於是在站外小步來回走起來，正像有教養的紳士們一樣，那步子彷彿隨時都要停下來那種緩慢法。

麻雀唧唧喳喳在紅輝滿映的低空，飛鳴着。南面矮矮的嶺脚下，一輛露天卡車，散放著騰起的塵霧，飛駛來了。

吳非有心想跑過公路，到饅頭舖子取東西，趕忙抹回身子。正當這接骨眼兒——他伸腿要跨錢公格的瞬間——卡車咄咄叫了兩聲。他退後兩步，再徧臉望望車身距離自己的近度時，猛發覺

現軍箱裏站立的許多軍人中，有個有雙水靈靈大眼睛的少女。

——乖乖，是她呀！吳非有心裏叫着，想朝她揚揚手，因為當時他明明看見她的眼睛，正在望自己，可是這時却又故意避開去。吳非有朝後退一步，車子從他眼前一閃而過。

吳非有的眉毛掀了掀——一瞧兒也不會錯，乖乖，就是那個女人哪；他想；同時他的眼睛並不離開那軍裝少女的身影。她下車時，他望見她對同車者說什麼了；他又望見她和同車者揮揮手，又在小零食攤上買什麼了。

——她一定會找我。吳非有想。並且他斷定她會和以前一樣，豪放地咯咯咯笑，開口又是把自己當作孩子似的逗弄一會兒，一直把自己逼到臉紅脖子粗才住嘴。

乖乖！這倒可得給她個辣糊噱，可攀不得第一次。那時在上海，他才剛出學校門。因為滾職業就投到流浪朋友的放蕩生活裏。整天無聊，沉悶的日子只有在撲克牌上消磨了。亭子間，除去賭手，沒有閒人，他們都靜靜地盤算着自己對手的牌點，藉以幫助「打王」或「幫王」。

「非有，快出來接客呀！給你介紹的女朋友來了。接着是高跟鞋敲擊樓板的得得聲，還有另一個女人格格格的笑。

吳非有的心，很利害的震動了一下，立刻把牌丟了，連牌毡一骨腦兒向床裏滾。

「那怕什麼？」牌友半疑半駭地叫。

「別打了，人家看見成什麼樣子！」吳非有低聲說，一面爲了客人來的意外，而沒有預先收拾房間而不安。滿地碎紙，花生壳。檯子上，又是香煙蒂巴和零散的火柴杆兒，紙片，報紙，又是散亂的筆頭和雜誌。現在只有把枕頭旁那雙破襪子朝被裏塞的工夫了。我的天！

「你不打，我們還打呢！非有，得給介紹介紹……」

「別吵，別吵——來了，來了。」吳非有滿臉鎮重的說，那神氣似乎緊急警報後歸到敵機的嗡嗡似的。

門吱的一聲推開來，一個少女出現在門口。露着兩條雪白的胳膊，還有沒抹口紅而鮮紅的薄唇。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眉尖挑着濃興，微微掀動一下：「嚶！這許多人呀！——那一位是吳非有先生呀！」回臉咯咯笑起來。

「站在窗口那一位，你們又玩撲克嗎？嚶！我沒去過——非有！」他們同鄉陳太太說：「你也不招呼聲。」

吳非有這才抬起眼睛，說什麼呢？「坐坐，坐坐。」並且心裏囑咐自己——別發慌，千萬沉着。

「賭手們！下幾盤流浪的會年，全都賭起來了。有的招呼客人，並請陳太太介紹給自己，有的收拾牌頁。」

「我們到前樓打去。」穿工裝的朝另一個斜閉閉一隻眼：「讓地方給大家談天，走。」

「那對不起，擾亂你們了。」陳太太說。

「在這裏打吧，我們還想看看熱鬧呢！」少女雙臂交抱着，望着吳非有：「這房間可太小了。」

「在前樓打，寬綽。」穿工裝的在燦爛的笑聲裏，大模大樣地提著膠毯出去了。」

吳非有一直找不出話說，站在那裏不是，坐著也不是。屋裏就有三個人了，吳非有這才裝着並不拘束的神氣，走到椅子上去接暖水瓶。

「坐坐，坐坐，喝茶，喝茶。」他自己也不知道說的是什麼。心裏越發戒自己，不要把水倒在杯子外邊，手就越發顫抖起來。暖水瓶也抖着，撞得杯子邊噹噹的響；幸而暖水瓶裏流不出一滴水。

「沒有水了，沒有水了。」吳非有像是對自己說，手邊再進一步，攔攔水瓶。

「謝謝，不渴。」那有一雙水汪汪大眼睛的少女，歪身坐在床上了，一手按着被子。

「乖乖！破樣子要是掉出來，可糟糕。他低頭要整着。」

「非有，我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王少齡小姐，你不是想找個女朋友嗎？」

「誰說要找？」吳非有望着桌角滿臉飛紅，抽出一根火柴折斷，又抽出一根折斷。

「還這樣年輕就找女朋友嗎？」喀喀喀笑着問：「你十幾歲了？」

「那！二十一歲了呢！」吳非有並不用抬眼，就知道那雙水靈靈的眼睛望着自己，他竭力不使聲音帶出興奮來，正經的說：「真正年紀，照西歐法算，要算二十歲，可是一般的，現在那照中國法算。」

於是王小姐又喀喀喀笑起來：「用功好了，用功自然會有許多女朋友找你，不用你去找她們。」

「他很用功呢！」

吳非有對陳太太的輕薄，顯然有些激怒，但裝作滿意的笑。

「你都看什麼書呀？」王少齡小姐斜着身子朝床後那窗口伸手，抽出一本書。

好久，吳非有不知道說什麼好。每次見陳太太給自己選眼色的時候，他就朝她搖搖頭，皺皺眉，一半表示自己不高興說什麼，一半也表示自己說話的艱難。

陳太太揚聲要到前樓去送點東西，就出去了。吳非有默默在那裏想：乖乖，這樣個女人，他聽見她翻書頁的動靜，他默默望着她那長又密的睫毛，突然她閉眼朝自己望着：「你老是在看我作什麼？」

「我沒有看你。」吳非有在這瞬間，下齒咬咬嘴唇帶着沉思的口腔說：「我是過着那本書，你看的那本書，本來是小張借給我的……」

於是王小姐又放縱着她那與致淋漓的熱情，高聲笑了，像春天流水似的，咯咯咯地，既動聽，又悅耳；可是吳非有嘴角只露露莊嚴的笑影，臉却不自覺的紅成一片。

「——若是我小張借給我的就好了，說小張作什麼，本來是我自己的。他想，房間裏又沉靜下來，只有書頁劃過的響。

足足十分鐘，吳非有沒有抬頭，手在專心一意折斷一根根火柴，彷彿折得極自傳。

「我去看看，前樓有開水沒有？」他突然說。

「我不渴……」她想：——他爲什麼這樣憂鬱呢？爲什麼老是說開水呢？

「喝一杯吧！我拿去，就在前樓那邊。」吳非有慢慢走出來，並輕輕搖了門。

「到前樓，吳非有燒鬆口氣。」

「你不陪客人，跑出來作啥？」

「你去，我一個人說什麼？」吳非有的眉皺皺：「這又有什麼可笑的，真是無聊。」

「你還管住我們笑了，老兄，又發那份脾氣。」穿工裝的說。

「真是個難，我情願是……」

「你給男人丟透臉了，老兄，你跪在她腳下說『我愛你』。她就不會那樣目中無人的笑了，女人就是這樣，你壓……」

「好了，先生，別開玩笑笑了。」吳非有說。

「條請她看電影去好了。」另一個說，打下張「老K」。

「你先回去，我稍過一會兒就來。」陳太太說。

「真是你的客人，你不招待，倒叫我。」吳非有匆匆出來，一想，不對。於是又拉開門小聲問：「那熱水瓶，有開水沒有？」望望穿工裝的搖搖頭，就蹬蹬蹬地跑下樓來。

灶披間的銅水壺，正噹噹地發聲，熱氣從壺嘴直冒。提到手，怪輕的，多半是開水。抹轉身，就又蹬蹬蹬上樓，第四個階還沒響出來，半截腰裏的一聲，吳非有就拖着這聲音滾下來。銅壺敲着樓梯階，叮叮一陣響，水流也發出滴到樓梯板下的動靜；我的天！幸虧他滾得快

呀！銅水壺沒有追上他，開水因之也沒有洒到他的頭上。週遭冷冷靜靜，又沒有什麼人，吳非有連忙站起來，悄悄摸摸鼻子，還沒有碰撞，滿好滿好的在臉當中。忽地，亭子開口發出聲音：「你在作什麼呀！」於是吳非有望見王少齡小姐那變水靈靈的吃驚眼睛了，接着又是爽朗的樂聲。

「沒什麼；沒提住滾下來了，這樓梯很滑。」吳非有確乎沒有感覺到什麼似的，復平穩地把壺身和壺嘴，壺蓋拾在一起，慢慢走進灶披間，在門後撲了撲身上的塵土，想不即刻出去，穩穩心，喘喘氣，心裏打算明天換變布底鞋，沒想二房東那滿臉狡黠氣的揚州婆娘，闖進來了。

「吳先生，怎麼的了？剛才沒跌壞嗎？」這婆娘高聲說。

「沒有。」吳非有小聲答。

「唉！我那把壺嘴怎麼掉下來了？」這婆娘的聲音更高了，彎腰拾着壺嘴，朝壺身對對：「這跌成什麼了！……」

「不要緊，我歇會兒給你買個新的。」吳非有皺着眉想：——「把壺值得那樣——想回到樓

上。

「你沒燙着呀！吳先生。」這婆娘跟着說發發不肯放低嗓子了：「本來這壺還是我們男人在

外省作客的時候，朋友送禮送的，這是真正風靡鎮的，古玩呢！現在買……」

樓梯得得響了，夾着陳太太說話聲，還飄浮着另一女人斷斷續續的明期的笑。

「這壺我用了二十多年……」

「好了，好了。」吳非有完全被激怒：「我送賠你的，又不是不賠——我現在送女朋友……」

你們不多坐一會兒。」吳非有雙手插在褲兜裏，臉色顯然還留着怒尾，勉強對客人笑着。

「我們走了，有工夫請到我們那去玩。」三小姐兩眼，似乎失去原有的興奮，在門口朝他揚揚

手，咯咯咯的笑聲也離開她的嘴邊了。

「對不起，連碗水也沒預備。」並不排齊兩脚，吳非有隨便便朝對方點了點頭。

直到吳非有回到亭子間，二房東那老婆娘還糾纏着他，說是那樣的銅壺再也買不到了，說是現在修理人的手藝亦麼好，也不能把銅壺還原。後來，吳非有找個銅匠焊好，才堵住她的嘴；可是還不十分滿意。抗戰前吳非有在社會上已佔到點地位的時候，還接到過上海友人的信，告訴他那揚州婆娘二房東，還常常對房客講起那把銅壺：「嘖嘖！這銅壺用了二十多年，從來滴水不漏，自從民國二十一年，我們這亭子間住了一個吳先生……」信裏還描述着她的聲色。

現在吳非有聽到身後的嚦嚦腳步聲了。他依舊緩慢走着，手杖輕輕點着地，短促的呼聲逼近

自己時，才站住腳，眼睛沉思的望著前面的少女，和無意中被老友喚住而被喚的人却不知道喚者的姓名一樣。

「吳先生你不認識我了吧！我，王少齡。」

「噫！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吳非有握住伸給自己的手：「幾乎不敢認了呢！你這幾年還沒變樣。一說起來，我就想到了，哈哈。我們到這草上坐一會兒怎樣？談談好嗎？你沒要緊事吧？」

對方望著吳非有的隨眼，又咯咯咯笑起來。同時順着他的脚步，肩膀緊貼着他。

「你的笑聲，還是那樣。好幾年了，正經好幾年了——還邊坐坐！」吳非有坐在王小姐鋪的草帽上，她自己摘下軍帽鋪着：「老遠我就看出是吳先生了。」

「真的，好幾年沒見了，可是我沒有一刻忘記你的笑聲……哈哈……」

「現在吳先生不臉紅了吧！」

「哈哈！你還是那樣頑皮。」吳非有極鎮重的說，因為一時找不出話，就吐了口痰。

十分鐘後，他們緊緊握手分開，邊定在省會碰頭，吳非有得到了許多老友的勸慰，輸會覺得：是生活擺佈人呢？還是人擺佈生活？在這又碰到她了，眼送她走向車站後，直到窈窕的背影

在紫黯色中隱蔽了。

車站上笛子嗚叫，吳非有匆忙趕到饅頭舖子，汽車激的聲閃過去，他立刻站住。

「車開了嗎？」繼之，他囑咐挑夫：「那末把我的行李挑到旅館去。」

吳非有的出身，在他週圍的人，很少知道的，他自己生於在孤獨的圈子裏，從來沒有發這圈子露出一點可給朋友探眼窺出底細的空。對別人，他也守著相當分寸；即使他知道某人有些有趣的史料，也只自己埋在舌下，燒酒都灑不出來，還倒不是中國古有道德所說的「對友莫言他人非」，而是生恐那些趣語氣失掉自己一向用嚴肅所造成的週圍友人對自己的崇敬。假若不常接近他的友人，路上順便闖進他的居所玩玩，立刻在他那鎮靜沉着的表情下，會感到逼迫的，並受到他的傳染，這情景似乎兩個國家外交大使晤面一樣，而其中一個又是無辜拜訪，那麼五分鐘後，主人就是預備招待一餐豐盛的小吃，來賓也不得不禮儀彬彬的辭謝了；從此絕不會發預備話而隨便闖進他的住處。用這種生活方法和友人劃了一條不即不離的距離，而這距離使友人們又影響到它的堅固性。總之，一些日常生活中，和吳非有交往較密的，都知道他是個有改變的人物。

「府上是……」

吳非有遇到初識友人的問詢時，會簡捷的答以「寒舍在北京。」這使想變舌頭的人們，無可

辯說，一口純粹京片子腔就是鐵證。說實話，吳非有的家鄉，還在距離北平若干路穩的保定。

當段祺瑞初起時代，本是出身望族的吳非有的父親四老先生，手頭還有從祖輩一直傳了幾代的百把畝田，雇人耕種着；但當吳非有過五週歲生日的時候，這百把畝田在四老先生的大烟燈那巨大的火光上，逐漸燒完，家運開始衰敗。極深刻的使吳非有嘆息了半生的是：一個冬天晚上，風雪在窗口和古老院牆撲擊着，咆哮着，而四老先生一手撮住下巴，埋着憂鬱眼睛，嘆息着燒燬飯的木柴沒處借。說實話，也並不是沒處借，倒是難以啓齒。最後，還是決定劈書房的那套楠木製的刻花桌椅。雖然客廳那套家具更舊一些，可是一想到客人會在這裏親出露洞，就毅然地保持下來。爲了顧忌紳士門第的尊榮，甯可燻燎。四老先生是不主張在小家的鄰舍們眼前開口護自己口中說出個借字。當看見倆親手劈的工夫，四老先生不止一次小聲囑咐吳非有「斧子捏緊，用力輕點，你聽聽你劈的響聲多麼大，隔壁劉老二家還沒睡呢！」直到現在，吳非有想起那套楠木刻花桌椅立刻會感到一陣餘痛：「唉！劈那套客廳的，多麼好。」這地主家庭沒落的悲慘，孕育了他的大半生鬱鬱寡歡的性情，並決定了他之後在社會上的發展。

在私塾讀完禮罷，吳非有終止了學業，沒有名入塾門，不只自己，連四老先生希望的美麗花朵都死滅了；幸而他却以「少年老成」在遠近博得了好名聲。因爲這中國古有的美德，吳非有受

到所有親戚，本族，鄰舍的讚揚，就是幾里外的村莊，母親爲了兒子惹禍，或被另外孩子抓破臉，就會邊打邊罵，定不可少夾一句：「你不學學保定財主家的非非。他倒是十六七歲的孩子，誰不道個好。」所以當四老先生得了煙後劑下世後，吳非有很快被本族收養下來，不久送進北京洋學堂，直到高等師範畢業，吳非有才以教育者的姿態在社會上放光輝了。當北伐那些戰爭歲月，吳非有是全部消廢在上海一所國立大學裏，供職供他三年的青春、才能、精力，他獲得了享受它的權力就是說他依靠牠，得到了優越的助教位置；但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意識，又使他開始了青年運動者的辛勞的日子。終於離開那所大學，建立起自己的據點，壯年創事立業的日子開始了。他創刊了經濟批判性的雜誌，藉以領導千萬總立在他週遭的青年，同時左臂下新添了皮包，右手也開始握攢手杖了。這手杖，他不肯使它露地皮，不是提在手裏，就是掛在彎曲的右臂上；然而這一切，並沒使他的嚴肅態度受到損失。他博得了千萬青年的尊敬，也得到了接觸有名政治家們的機會。

在這照他自己所說：「過的是和黑暗地獄同的生活」當中，吳非有完全是一個新生的人物了。說話總是低低的，滿臉找不出一點歡喜的意思，總是時時皺眉，閉嘴，用參加不相干著的追悼會那種冷靜而又莊重的表情，參加着討論。他很少爭辯，或堅持自己的意見，並且他更很少提出自

己的意見。因為他怕自己的意見被拒絕而失去青年們眼睛中，對自己閃耀的尊嚴光輝。若是會顯出現了兩派的激烈辯駁，那麼吳非有估量雙方人數的多寡，再從腦子裏搜集有關這問題的論著，中和多數人的主張相同的部份，但又不完全把少數人的見解揚棄。雖不如自己一點意見，却構成了一定的理論系統，避開調解的口吻，調解了。雖不考慮問題中心的本身，然而贏得兩派掌聲是

一定的。

在一羣人們集合的場所，都能挑開他的智慧和才情的淵泉，只有遇到女人，尤其王少齡小姐式的女人，他才發現了自己本身存在着某種足使自己吃驚的缺陷。

碰到王少齡小姐這天夜裏，吳非有是心旌煥發，臉上閃出極少見的踴躍光潤，眼睛彷彿有清

隨時想笑那樣閃閃的光。就是太玩皮了，要規矩點多好，女人總該穩穩氣的，才能過日子。自己關在旅舍想了一陣。表徵忠厚老實的眼睛，望着檯子上坐鏡映出的那變善良的眼睛，微笑着，突然吳非有的指骨輕輕敲一下檯子，站起來，他聽到房間裏一聲自己的欣慰舒服的嘆息。兩腳點地，身子朝床上一擡，就勢倒下，讓兩條腿懶無力地地下垂着。剛一閉眼，好像得到初戀少女的

一吻而分手後，自己躺在床上微閉起眼睛一樣，狂歡的感情又衝動着，燃燒着，他的强有力的

揮着枕套：「小乖乖！小乖乖……」聲音逐漸顫慄，顯出像西班牙鬥牛力士個身在回退就撲過來

的牛頭前一線的激動臉色。眼睛射着強烈不移的光。猛地坐起身子，被拋起的枕頭就從空中打來，迅速的撥往它，又用力擲上去：「我的小乖乖！」他專心一致接濟自己拋擲的枕頭，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牠上面，不讓牠有一次失手落空。他完全沉醉在這接藝上了，汗點開始在他紅鼻尖上出現，他喘吁，疲乏，身子覺得熱烘烘的：「哎呀做娘的……哎呀……果死了，小乖乖。」他對枕頭說：「你把我累死了……聽話，歇歇我再陪你玩玩。哎喲！果死了，你這小浪蹄子。」用兩指捏女人紅腮的姿式，飛手拔了枕頭一個「蘿白。」

氣息平靜之後，吳非有整整衣領，擰腳，他想該洗洗身子，來享受浴後的輕快睡眠了，用紳士或文官招喚人的那種穩重口氣：「來人哪！來人哪！」

「浴室間有人嗎？」

「長官要洗，馬上可以洗。我們還有三個洋盆，現在都空着。」茶房是個壯年漢子，光頭，金牙，短褲褂，笑嘻嘻的樣子，似乎終年不變：「長官，茶水涼了，叫一聲。」他蓋上盞蓋。

「喂！你別走。把這個搬到床上。」說話間用腳踢踢毯子。

「長官還就洗嗎？我去叫他放水。」

「長官！不要找個女人陪陪嗎？」

「呵？」

「要我個女人陪陪嗎？」茶房望着這陰沉不做客的旅客說。

「不要。」吳非有背朝茶房打開箱子：「這裏查夜不查。」

「長官，你放心。憲兵，警察都在十二點查，十二點鐘睡來放心睡去了。有時候也作興不查。這裏的女人都能說普通話。」茶房發現客人沒有排斥意思，於是贊揚私娼的話，極流暢的從他口裏淌出來。他誇讚這裏私娼的身份，大多是杭州逃難出來的都市少女，又年輕，又嫵媚，又體貼入微，並發誓担保客人滿意。

「她們怎麼不找點小生意作？」

「長官，她們都是嬌養慣了的，那饒鄉下人，豈不下臉來呀！」

「那麼她們都認識字嗎？」

「認識，有的還能寫家信。長官，保管你滿意，談得來，說得去……」

「那麼她們都是二三十歲了吧！」

「那，十七八的都有，長官儘量你挑……」

「有蘇州人嗎？」

「有，從前這裏有……」

「好！你去叫他們放水吧！」

「長官，那麼我去叫幾個來。你看。」

「去，你胡說些什麼！」吳非有立刻顯出憎惡的臉色：「把水弄得燙燙的，聽到沒有！去吧」

「長官……」

「去！去！」他大聲說，連自己也吃驚他是這樣嚴厲。

挑了預備替換的內衣內褲，拖著拖鞋。十分鐘後，吳非有在浴室出現了。上衣，茶巾給掛在三脚架上，襯褲是在茶房離開後脫掉。站在火爐前望望自己營養得很豐腴的身子，在大腿兩側的被濼麻，吳非有仔細檢查了一遍，電燈光不強，他疑作那些是濕氣性的病症，可又不像疥。吳非有懷疑慮不安。電燈高高懸着，光力愈弱得敗落寺院的佛前燭燭似的，陰暗不明。他舉手即够不到燈泡來放長電線，低頭，眼睛又不能貼近大腿的絳紅處，辨別究竟跳蚤從這踏過過，還是真的濕症頭米。他對自己肥胖的身子，巡視有二十分鐘，終於斷定是衣服日久不洗的緣故。就投身入蒸氣瀰漫的熱水盆裏，蒸氣圍成一片，吳非有的形體完全被遮蔽了。他微閉兩眼，皺眉忍受着蒸

牛皮廬所感到也痛也癢的刺激，他體味着這刺激給予極大的顫抖性的舒適。臉漲紅，鼻子顯不出特色了，只是那紅紅髮尖上汗珠滴滴……，氣息短促，他大聲喘吁着。沉入心癢與濃的酣醉中，吳非有開始握緊毛巾，有力的磨擦身體上他能够磨擦到的每一部份。社會所有的一切榮譽、權威、金錢、愛情，真理彷彿都遠遠離開他，只有這瞬間他享受到宇宙中最大的幸福了。當他在這最幸福的出浴瞬間，他完全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他的巴掌在他那又尤滑又白的臀肉上乒的拍了下：「乖乖」的聲音，從他口腔裏跳出來。天呀！茶房竊立在眼前，吳非有粗眉立時皺起來，他又朝背上拍下：「這裏有蚊子了！」

「蚊子？」茶房縮回拿毛巾的手：「長官，我們這可沒蚊子。」

「沒有怎麼的！有……。」

「長官，我們這……。」

「你出去，這裏不用你。」他被斷對方的辯解。

「長官，該怎麼，怎麼說，我們這兒可沒蚊子。」

「噢！你這茶房真怪，怎麼老是頂嘴辯舌的。沒有蚊子，我還會暗昧天良，憑空按賊。」

「長官，我可不敢辯嘴。長官，我要辯嘴，你打我嘴巴，該是怎麼，是怎麼，我們這兒可沒

有蚊子。」

「去，出去！」

「是，長官，你叫我出去我就出去，我可不敢違背你老的意思，該是怎麼，是怎麼，沒有蚊子呀……」惶惶然的眼睛閃閃，退出去，吳非有還能聽到他的聲音：「我們這可沒有那種傷天實理的東西。」

吳非有完全在憤怒的狀態中，所有浴後的愉快，都被這不幸的爭論損壞了。雖穿着潔淨衣褲，但眼睛在緊促的粗眉下，被發洩不出的氣忿逼得怒光閃閃，經過暗沉沉的甬道時想：「——我不出了一次耐次門，從小就在外邊混，碰到這樣不體體統統的茶房，還是第一遭，媽的，一口咬住石頭就不放，說話不能欺良心……」振開自己房間的白布門簾，完全意外的，一個柳影窈窕的妙女出現了。

「當沒有錯，你老是在這房間。」媚蕩的眼風一瞟，笑了。

像平常人遇到這意外事情一樣，吳非有沒話立刻作出一個適應的表情，像沒有聽到她的話，也可說用根本沒有感覺她的存在似的姿態從她臉前走過去。他覺出背後有兩隻有力的眼睛射着青探。他惶惶然，完全不由自主的走到桌邊喝了杯茶；及至發覺這茶是冷的，傷身子的；水已惡流

入他的肚子裏了。這更激怒了，在他剛想開口喊茶房的時候，他發覺她早已投入自己的懷裏，並且她那兩條藕白胳膊已經圍着他的脖子，他自己不明白怎麼會坐在床上了。

「老相好的，你的臉多胖，多漂亮。」

由於「老相好的」這不文雅的稱呼，他像中了一隻冷箭。突然跳起來，皺着眉，嚼着牙，「去，你給我去！」他指着門口。妙女眼睛閃着恐怖，臉色一陣蒼白。

「哎喲！歲數不小，火氣還那麼大。」驀間她又恢復了原有的穩態，那胸部更有力的貼近他。：「不怕嚇壞了人家。」

「！她還撒嬌呢！真不害臊。吳非有開始推開她，又像要從她手裏解脫開自己之後，就拔腿逃跑似的：「去！你給我出去。」在緊張的擺脫時他又說。正當這時。正當他將自己的頭從她環抱中低縮回來時，吳非有突然發覺門幃邊緣有四個手摺伸進來。一個極迅速的動作，他頭倒向在床主，製作已經顯了兩三個鐘頭似的平穩的賴着。女的坐在他的腿上，吃吃笑。

「長官，不買什麼東西嗎？」

沒有聲。

「長官，要買什麼早說聲，這就要出門了。」

「他睡着了，你去買包香煙吧！大前門的。」女的說。

吳非有高聲嘆叫着：——完了，完了，什麼都安排定了……

整個旅館像潮水低落似的，逐漸平靜下來。窗口能够全部看清的那幅旅館本身的巨影，有幾幾方眼睛閉了，有幾幾還在樓上樓下放聲光。

吳非有木然地面對着女的，儘力躲開相觸的視線。偷眼望望，鴿蛋眼，尖下巴，秀髮非薄……女人所特有的誘惑力，在這裸夫的身上，開始發酥了，而這醉母，只是坐在他身前的窈窕形體。

「老相好的，快睡吧！你老是我作啥……怪叫人家不好意思的。」後一句是埋眼掩鼻說的，因為那不文雅的稱呼，又皺皺眉，吳非有的眼睛一立：「你說的都是什麼！再別那樣叫了。」吳非有覺得這話在女人身上，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她的鴿蛋眼閃出像幸運突然飛到頭上一線的光潤。突然不輕不重的在他腿上擰一把：「該死的。」

「你叫什麼名字？」吳非有現在才顯出浴前隨時要笑的面容了。

「老七。」

吳非有又憎惡的皺皺眉：這土娼多俗氣。

「老七也在想：——這傢伙，神經病似的，脾氣多怪。」

「你先睡吧！」

「不，人家要吃碗麵！」搖擺着身子。

吳非奈嘆口悅服的氣，付給茶房買歐錢之後，鑽在床上。低聲唱着：「楊廷輝，坐宮院……自思——自嘆……」

十二點敲過，吳非有靜靜望着老七收拾被褥。

「別扭燈。」

「人家不嗎？怪難為情的。」突的張開臂撲到他頭上，之後。縱放無忌地像把吳非有當毛巾洗似的一陣巨烈的揉摸，吳非有儘情低叫：「我的小牙刷，我的小牙刷，」甚至隨着狂熱的情緒，他順口叫起「我的小剛筆尖」來了。

「扭滅燈吧！」女的抖擻羽毛的氈般，姑開抖擻着衣服。

「別扭。」

「人家不嗎？」

「別假惺惺了，快脫衣服吧！」

「不嗎？」

這次是吳非有誘過來，用慈善父親給最愛的小女孩子脫衣服的姿態，管她解扣。她辯拒着。他不停囁地說：「變！聽話，別鬧，我給你脫。」當老七赤裸裸的胸部，乳峯……全部坦露出來的瞬間，她立刻窺出吳非有臉上的突然變化，那完全是陌生的。

「你有極毒！」

「哎喲！你老是一驚一慌的嚇人家！」老七從木然中清醒：「我當是天塌呢！」

「我曉得這些紅點……」

「你快住嘴吧，這是人家熬的痱子。」

「痱子？」

「痱子。」

「呸！我知道，你當我是傻瓜！去！」

「這不是痱子是什麼，你看看。」老七的感情立刻被吳的冰冷臉像傳染，她沉靜的望蕭拙。

「憑良心說，你還是痱子？」

「可不是痱子是什麼！」

「去！」

但老七却自自然然，像在這房子已經度過若干歲月似的，投身在被褥裏了，沉默不說一句話。

吳非有想明白，推脫總是困難的，若她吵起來，住在這裏所有的全體旅客，會被擠壓衣襟逼來，吸取這在無聊旅途上的珍貴的解悶材料……想想，吳非有終於心灰意冷！——簡直這是舊式結婚，硬逼着我和老七一起睡，娘的，倒楣。——還是什麼旅館，簡直是一羣土匪。

把被子全部拉過來，將自己身子包圍得嚴嚴實實，絲風不透，閉眼睡覺了。

「我蓋什麼？」

吳非有不響。黑暗中鎖眉：「小媽的，那口冷茶喝的不太好，要鬧肚子，倒楣！」

老七忿忿把新式天衣披肩，倒在裏邊結扣邊想：——隨你怎麼樣！反正你已經付了錢。

倆人背對背，不知什麼時候，却穩着了；又不知什麼時候——想來夜已很深，都感到冷——兩人嚶嚶又吵起來。

「你別朝我還發脾氣，向外點。」

「難向你那邊擠……」

「你知道，你的病有傳染性，我不是說謊……」

「誰有病，人家那是非子。」老七也低聲說。

「你怎麼老是說非子，那明明是梅毒。」醫者聲，生恐隔壁有人高喊：「不要吵，妨礙人。」

「你怎麼說也是沒有病，人家明明是非子。」

「憑良心說，你不是梅毒怎麼的，你當我是傻瓜。」

「非子是什麼樣，病是什麼樣，你不信，捻燈看看。」

「你還辯嘴，再辯嘴，給我滾出去！」吳非有滿肚火氣，一度身又閉住嘴了。耳邊開始聽到老七的啾啾啾泣，好久，這抽抽啼啼的啾啾啾泣聲，在吳非有心裏擾亂着。他突然地坐起來：「你成心，惹和我找麻煩，是不是！」

「人家本來是非子……」她哭泣着辯別。

吳非有完全忍耐不住了，手顫抖着，兵的扭開燈，連老七也看出吳非有的氣性暴發了，他的臉色蒼白，只是鼻尖依舊保持着紅紅的顏色。於是她停住聲息，極力鎮靜自己，收回眼睛，等待事變的發展。然而好久沒有動靜。偷眼望望，吳非有伏身在窗口望什麼。不管——一賭氣，老七

埋臉不久，就睡了。

吳非有開始感嘆了。週遭靜悄悄的，他覺到一種悲楚氣氛，瀰溢四圍。窗外星光暗淡，他一點沒望到。

——她是一個多麼可憐的悲劇的人物呀，該使人同情的……是什麼身世呢！那一定隱隱著一個人世的悲劇。回頭望望老七埋殮在被裏的形態，吳非有發出一聲嘆息。他感覺到像俯身在孤獨的流浪孩子前問詢，而那孩子又不自知本身的悲哀那種感覺。

黎明前的寒冷刺心的氣息，使吳非有打了個寒慄，然後一手遮嘴「嗚……」她一聲，像兩臂打個呵欠。他太疲憊不堪了。但不想再睡。望見老七露在外邊的大半隻胳膊，吳非有嘆着：「她睡的……也不怕受寒。」悄悄走過去替她拉拉被子，又輕輕把她的手放進去。老七兩眼突開，在這一展眼間，一種發自內心的微笑，完全不自覺的嬌美微笑，映入吳非有的眼睛裏。

離開那個小村鎮的時候，吳非有還是沉在悲哀，却由於那自動地現在老七秀屏上的美笑引起的愉快而凝成一種混合無序的感情中，久久感到自滿和不安，甚至在另一個鐵路小站，搭上夜班的特快車後，許是因為車廂的寬闊，身子可能隨意轉瞬走動，而感不到公路車上的擠塞，狹窄，吳非有的紳士冒險，整個開朗了。旅程中的人們所覺到的那種心神舒散，重新回到他的身上。他有充分的自由，願意伸腿就伸腿，願意動腳就動腳，用着上流社會人物慣用的神氣。一肘壓着窗口，兩手握住了他整個鬆弛無力身子的手杖，眼睛不望近前的乘客，儘自朝窗外遠眺遙望，即便把眼光闕在車廂裏，也當是超越旅伴們頭上向遠處送。迴圈像只有他一個人的形體，別無存在似的。——「喂！喂！想不到這樣一個氣派十足的紳士，會被土媚欺負了一夜，就在幾個鎮頭之前……他自想着：但總是值得尊敬的，自己那崇高無比的感情，是多麼純潔、至聖；沒有一滴俗情庸慾。兩腳交疊住手杖，一隻腿輕鬆自得的顫動起來了。不久，吳非有的全部注意力，被窗口外連續飄閃過的滿片綠野引誘住，任憑車身震動得怎樣猛烈，他的感情舒適地朝閃逝相接的一株

株鳥柏樹叢之外馳騁開去。他第一次發覺拜拜下的狼野的可愛，那無邊無際展開去的土地，多麼廣闊呀！像平日生熟慣常過起的人，突然在一個初冬早晨，打開門，一眼望見昨夜落滿地無涯的積雪一截，胸口頓然開闊而暢快。他也第一次感覺到生活的美，和健康的幸福。這健康是他經常注意飲食，營養，睡眠時間，飯後的散步……而獲得的，但最要緊的，還是節儉，這次他爲着沒有買到三等臥車的上鋪，就出越了他的生活常規，一下鋪實兩三毛，兩三毛能買三四張十行紙呢，所以他沒買！對今晚上的睡眠，憂慮了好久。現在，正當他收回縱情遠眺的眼睛的現在，是心坦意豁了。週遭零零碎碎的響聲旅客們的暢談闊論，吳非有閉起自己眼睛，休心養性了，漸漸耳邊失去人們談論聲。鐵輪滾軋鐵軌的激烈的動靜，越來越響，客人們有的拉下窗簾，關住燈光，有的任性伸着懶腰，給談天的對手示意自己安睡了。窗玻璃反射着車頂燈輝，偶爾也能映出人們疲倦的憔悴的嘴臉，滿車空氣是不可耐的沉悶，只有吳非有香甜的響聲出聲，一切的上流社會禮儀都離開他的身子，滿好滿好的，一個善良而莊重的紳士，聽憑任手背，豬鬃形的張開，帽子掉在了地下。使鄰座的帶瓜皮帽的漢子，不時整望他，還倒不是爲了這青年紳士的失狀。從那漢子的忠厚老誠的眼色裏，就可知道，他是多麼吊心提胆地聽着吳非有的響聲，那響聲時而被鼻孔的什麼塞住，而中斷了。帶瓜皮帽的漢子就緊張而屏息地直盯住他，等到流暢的通過鼻道的氣息聲

音，那漢子就輕鬆的透口氣，正像一個少女聽取她的有咯巴口病的情人訴情一樣，既勞心，又勞力。

第二天的吳非有仍然是貴人風度，越過鄰近旅客的頭上，朝遠處望著，一手插在大衣袋裏，一手揮着手杖，慢聲慢氣指點着行護，交付給黃包車伕搬運，他終於現身在以盛產桂圓出名的中國某省省會了。

半點鐘後，吳非有在一聲最有名的大飯店安頓下來。爲了在朋友跟前叫得響亮些，他很滿意這飯店的新式建築。這完全是海濱別墅型，半邊突出方丈大的圓型廊廳作爲入口，半邊縮回五尺寬的長方形建築，閃着上下兩排整齊的玻璃窗。和入口總齊的一排矮欄杆上，只缺少綠蔭滿片的蕙蘿，而順落門臺的西階走下去，又是欄裏窗外的那五尺寬的長方草地。半圓型廊廳的上層，作爲半圓型的晒臺，像帽舌一樣伸在兩層樓上的餐廳門外，正方形型的洋樓高層的平頂，形成正方形門廊，寬甬道，粉牆壁。上下兩層，兩式一色。總之一切是樸素美好，但吳非有却住了醜態背後最高層的普通房。所說普通房，只不過光線黑暗，設備倒齊全：帶紗帳的銅床，安樂椅，茶几，書檯，煙灰盒，瓷痰盂，乾乾淨淨，完完全全。

拾著胳膊，讓茶房刷過大衣的前胸、後背、腋下、袖口，吳非有邊側着身子邊想：——大旅館，倒底講究。

十分鐘後，吳非有雄偉的身姿在街道上出現了。兩個英俊挺拔的青年軍官，迎面走過來，彼此都是圈着青年名流們在會合處所那種近在肩側也不相望的眼神，昂然地穿過去，背對背，越走越此越遠了。此外，吳非有還有一個不注意街市人物的原因，那就是自己注意力全部沉入沒有走到被訪的友人門前，那種焦急狀態裏。但照他的脚步看去却依然是一步挪不了四指似的，加以窸窣的行人那種匆匆的走式，越顯得吳非有的斯文了。透過這外形，不難窺出吳非有的良好修養的素質。這動作是和他的富態而體面的儀容配合得多麼合適，看他站在高牆深院的門前，輕輕用指扣敲了。

門悄悄閃開一條空隙，一個羞婦像的臉孔慢慢從門縫伸出來。彷彿夜鼠從洞外探嗅深更的空氣一樣，最初一瞬間，兩眼疑疑思思的，而當這矜矜的粗胖腰圍一跌入她的眼裏，立即知道來賓的良善，並且非把門全部打開，只半扇是沒法擠進那大南瓜紋的身量來。

「誰！」吳非有望見院門右側的紗窗閃動的面影，似乎不只一個，另一個低聲：「我不認識，你看！」

一進屋，脫下帽子：「南波先生，您還認識您的小兄弟嗎！——您想想看！」

「噫——」一個拉長尾音，劉南波把筆插入筆帽裏，同時挪座位！「想不到，想不到，一個人嗎！從上海來吧！」磨擦着兩手，又想起什麼，俯腰蓋上銅墨盒，並且摘了玳瑁眼鏡。又吹吹桌面，其實桌面連點微塵都不見，邊說：「倒茶，把那個新茶盒打開——就是那個扁扁的，描花茶盒，一眼不望女僕，又提起銅墨盒，像日久失清理似的，只有這時才獲得清理機會一樣，再吹吹絲跡不留的放銅墨盒的桌面那小小位置，幸喜身傍沒有掃帚，有的話，吳非有覺得他很可能還得退到房門口，讓主人仔細地打掃打掃。傍邊顯然有個女人。當主人整理什物的興趣正濃時，女人又不招呼客人坐，吳非有自覺淡然無趣，站着也索然無味；於是，自己沒法不動手看看自己有什麼清理的沒有。皮包沒帶，首先把手杖從左臂上摘下，輕輕倚靠桌旁，次則帽子、大衣，並緊緊腰帶，情景顯然使劉太太有點恐怖，那完全是打手在動手前所有的一套。兩個文質彬彬的紳士，同時感覺到自身是整理妥當，可以開始重要的會談了。

「走了幾天？現在走路真不方便呵！」

「還好。」吳非有說：「您胖了，一年不見您就胖了。真快，我們離開一年，抗戰三年了呢！」

「我胖了嗎！我是胖了嗎！麗玲，他說我胖了！嚇嚇……你們來認識認識。那麼小把廢物

可沒見過，來了給吳叔叔行個禮，催叫小公雞。」劉南波把他兒子小順子一把拉過。

「你老是小公雞小公雞的叫人。」麗珍說。

「噢！那個叫小母雞，快來給叔叔行個禮。」

「幾歲了？小朋友？」吳非有拉着對方的小小的手氣問。同時一個微笑浮在他的嘴角上，等待着對方的答覆。

「七歲。」

「屬什麼的？」

「屬雞的！」

「照中國算法，六歲，六歲屬雞，記住，小朋友，哈哈……滿好，滿靈伶。」

最困惑的朋友初見的那種拘束而艱於交談的感情，離開吳非有，失去的自主力，也逐漸逐漸恢復，吳非有能够充分的抽出談話以外的注意力了。

劉南波，看去，四十開外。前腦禿禿的閃着潤澤的光輝。中等身材，穿上藍布長衫也顯不出高一寸，平胸脯，塌肩膀。面下頰，尖端栽着幾根雜鬚。估量着，身巴骨軟弱，實際上，又是壯氣蓬勃，憑着生命力開始昇到最高度的舒適愉快的日子的人。主婦的性情，一眼可能看穿，是個

十足出身鄉紳門第的善良女人，和丈夫比，正是棉鞋配棉襪，長袍襯短褂，那樣妥貼，那樣合式。

龔璧的書櫃玻璃，閃着光。對面是三脚茶几，上面鋪着潔白臺布，一套花色相同的中式茶壺茶碗，絲塵不染。另外，報架，寬容一人的沙發，躺椅，烏木彫花的太師椅、西式壁鐘、表軸掛聯、墨筆筆架烘月圖……都是光潔觸目，彷彿這是新居的主人結婚不久似的。只是院牆過高，陽光正午時，不過射到面對外門口那所毫無遮物的客堂。一年到頭，這屋子總是陰黯四季。劉南波自稱和太陽沒緣份，除了酷暑的黃昏，到後園子乘乘涼，一年十二個月，很少出屋。所有的日子他都消磨在躺椅上了，另外一部份是耗費在筆墨上：因為他主辦本市一個銷路最好，歷史也最久的報紙。每天定例得完成一篇社論，付給報館特派來的侍役。而且除此，來敲門的，只有信差了。現在他正擬寫一篇題目叫：「注意春期衛生」的論文，在這他要以為物生於春季開始，喚起當局對於國民健康的注意，想拿抗戰勝利必須以尊重國民健康為決定的條件作結尾。

「我妨礙你作事情呢！」吳非有心隨所欲的談了。交際式的禮儀還在這兩個朋友間存在着，但極自然。

「妨礙什麼！您來了，我真高興，這裏簡直像沙漠一樣，我過的就是沙漠中生活。您來了正

好，吃茶吧！這是前門的紅茶——：你把那包袍襪拿來——這茶才好呢：您看看。」

「呸！是不錯。」吳非有兩眼貼近碗柄，「呸，是不錯。」

「您看看這顏色多紅；」劉南波用瞭望海洋中敵艦的眼神，望着碗裏的水：「你看看呀！」

「是，真紅呢！」

「您再拿鼻子嗅嗅。噫，你倒是嗅嗅，這香氣多清楚。」

吳非有閉住嘴，鼻子抽吸着，發出嘶嘶的聲音，「呸！真清爽，像什麼似的，這清香氣，饒

……」

「您再看看這葉底，您看多麼整齊，又嫩又小。」

「這香氣，像桂花一樣，可真是好。」

「您來看看這葉底呀！您看……」

「好的。」

「您倒是看看呀！」

吳非有重新端起茶碗，注視很久：「真嫩，真小。」

各人的茶匙都投着沒有融化的砂鹽，劉南波慈惠客人多放些，客人辭謝着。兩邊兩邊的眼睛

，俯視着茶，彷彿研究化學的學者，窺探砂糖在茶葉中所起的變化一樣，吳非有能够很清楚的聽到劉南波吸水聲。

「這房子是租的嗎？」

「對了。挺貴，一月——這同共四間半屋，裏邊這間是臥室。對門兩間，一間作餐廳，一間給娘姨住，廚房在隔壁，是兩家合用——一月您猜多少租錢，三十多元法幣。」

「上海可不得了。」吳非有剛要開始掌握會談的中心作用，被麗玲從沙發上送來的聲音打斷，表示自己願意聽，吳非有扭過臉去。

「在先前這所房子還不到二十元，這幾個月警報沒有，搬到地下室去的，又搬回來了，人家什麼都飛漲了。」

「是的。」吳非有又掉臉朝劉南波：「你可不知道，上海可更不得了，一間亭子間都得三四十元，什麼東西都貴得要命。」

「是嗎？聽說重慶更貴哪。」

吳非有感覺到他的朋友，對這話題沒興趣，於是更換一下，就像店員對僱客兜銷生意似的，這樣貨色你沒意思，換一種試試怎樣！

「所以『過橋』的人……這『過橋』您一定不知道，就是過蘇州河的大橋朝日本方面去的。意思……特別多，當然主要的是個人思想的問題，不過客觀上，例如、生活程度，也是個原因，什麼東西都不是單純的。您想想，第一，大米要一百來元一担；第二，一月拿不了七十八十的人，別說住房子，光買油鹽米柴也不够；第三，一家人要有三大兩小的，只好叫煙筒一天冒一會烟了。但在我們教育界上，可很少有人不顧正義，背着真理走的。這說明了教育界對祖國這次抗戰貢獻的偉大。」最後這句，是望着羅玲說的。

「怎麼樣？您沒受到威脅嗎？」

「威脅是經常不斷的，說來兄弟極慚愧……」眼睛閃着光潤，吳非有的談趣，解凍春水似的湧湧不絕。不幸羅玲望見小順子襯衣袖口流滿濕淋淋的墨水，就急步趨前，朝小順子的頭上，拍一掌：「還不快下來，剛換的新衣服你就弄髒了。」小順子在羞赧的瞬間，突然轉怒了，跳下椅子，用小拳頭有力的擊打起她的兩腿，不知是母親過於慈愛，還是以此自驕，一個得意的笑，在羅玲臉上放光了，一邊抓住那對小拳頭：「你不怕吳叔叔笑你！你吳叔叔笑你呢！」

「聽話，給你買藕粥吃，你看你不是把衣裳弄髒了，到我這來。你看他立瞪的兩眼，不是活像小公雞。」一個旋身，小順子又撲奔到劉雨波兩腿間。正像嬌生慣養的玩皮孩子，在人前受罰

父親呵斥一撥，撲擊着劉南波的膝蓋和手背。

吳非有默然望着，心裏大不以父母的教養法爲然，沒有窩，喝口茶之後說：「挺利害呢；小朋友。」那股談興被揭落的怒氣，已經顯在他眉色間了。

「將來恐怕是個小流氓，聽話！聽話給你買藕粥吃。」

「那倒不然。」吳非有黏貼着朋友的脾性：「中國國民性的懦弱原因，還不是吃了幾千年的種傳統家教的虧。所說『少年老成』簡直是摧殘童性，幸而有過去二十年的新教育史，若不的話，中國怎樣對付日本，老實說，全靠那青年堅持抗戰呢！」

吳非有想拉回失去的話柄。在上海救亡運動的話題上，他可以有把握讓聽者毫不感覺到自己吹呀，却只說自己是在如何困苦中堅持自己的領導，來換取對方的尊敬。

「你是沒見到上海青年的工作精神，那真叫人感動，他們成天送討論大綱來……」吳非有放下茶杯，望望劉南波的臉色，那臉色沒有現出聚精匯神的樣子，正像一個老練的主人，對客人談話，雖不感興趣，也不得不裝作注意聽的樣子。掃眼麗玲太太，她却正望着自己，神氣彷彿等着下面的話。她的眼睛似乎說：「你說下去呀！我總的正有味。」吳非有轉過臉，只覺有一個熱心聽者，他是不惜口齒：「上海，那真是……」麗玲望見吳非有的眉頭一皺，他是完全忘記剛才談

些什麼，以致接不上先前的話線了。

「上海還是那樣嗎？」麗玲問：「回力球場您去過沒有？」

「回力球場嗎！還是那樣。我整天去，整天都是擠得滿頭大汗。」其實，他只在亞爾培路綫的車站上，見過賭客們的沉鬱臉色，不知怎麼，一個善良的紳士，順便吹了句牛。

「巴洛夫呢？我是說回力球場第一把手，那個老是出場愛穿哥薩克襯衫的人。」麗玲發覺吳非有似乎並不熟習這人名。因為他的眉又皺了皺，像極力追憶一件忘記的人物似的，眼睛間的光輝黯下去。其實巴洛夫，還用想。實「獨贏」的，誰不知道他，一出場，不是排在一號，就是六號。打馬將還有不知道白板是什麼的！

「那麼電影院呢！米高梅的片子，有新……」

「巴洛夫！」吳非有還在自問：「噫！我這記憶，真糟糕，巴洛夫是那個高身量……」

「不，巴洛夫是挺矮的，天天穿齊哥薩克襪衣出場的哪個。」

「對了對了。那個胖胖的……」

「不對。」麗玲太太嘴角透出一絲笑：「不胖，可挺結棍。」

「噫！」劉南波前額也皺起來：「你老問巴洛夫作啥！我們談談別的。」

「那麼電影院呢！」

「巴洛夫？」吳非有頸骨抽縮，憂鬱的眼睛，望着空間，遠遠無阻般的閃着渺茫的光輝。巴洛夫？——噢！這次可想起來了，想起來了！我的腦子真真，是挺結棍，矮個手帶穿哥薩克襯衫，那傢伙兩條胳膊可真有力量，我記得一點不錯，臉稍微黑點。」

「不對——他是臉紅的。」

吳非有的臉色，可完全蒼白了。眉毛抖動着：「我記得一點不錯，臉是有點黑。」

「不對。」麗玲太太險也一沉：「我賞過他的『雙獨贏』還不知道？」

「我也不只去過一次，太太，憑良心講，您可不曾說我沒去過。」吳非有笑辯說。

「噫——你們談這個作啥？」劉南波瞪着激怒的眼睛說。

「是一是一，是二是二，兄弟我絕不能拿着秤陀當大印……您是記錯了。」

麗玲的臉上，顯出茫茫在辯論某一問題，正確的那方面被否定後所常見的那種淪落。她纏綿地說：「是紅臉就是紅臉，是白臉當然是白臉，我猜了猜麼大，可絕不能拿着粉膏口紅擦。」

「劉太太您誤會了，我可沒說您拿着粉膏口紅擦，我可從來不會說這樣的話，哈哈……您誤會了。」

「我可沒誤會。」麗玲仍舊在氣憤不平。

「你真固執。」

「憑什麼？只是，您看茶都涼了，是不是。您喝口暖茶，我不撒謊，涼茶可不難喝。」

空氣凝結住，屋裏一片寂靜。吳非有微閉着嘴起：——這女人真怪，我跑兩處北，鬧過不少碼頭，這樣女人還是老和尚辦喜事，第一遭。

麗玲太太同時想：——看那紅鼻子，就知道是個不懷好心腸的人。那有一個正經人，坐個紅鼻子的。

女僕沖過第三次茶，少齡小姐身穿樸素的時裝，露着兩條藕白胳膊，光肥的白腿，兩隻脚是穿着高跟綢鞋。神色煥發，閃着齊齊的光潤，帶着咯咯的笑，走進來。一進門，笑聲立即停頓，眉毛一挑，兩隻水靈靈眼睛，又是驚疑又是喜，徘徊說：「你也在這裏！」。這一瞬間，吳非有覺得是最幸福的一瞬間，惶惶然地不知自己是幸福還是站在邪兒，從王少齡小姐覺得自己兩手抖動着不放。

「您從那裏來？」

可是王少齡小姐沒聽到，她正在問劉雨波：「先生的白文完了嗎？」沒有等到劉雨波回答。

「又低臉朝小順子：『叫我些阿娘，阿娘給你帶糖來了。』同時遞住翠玲的胳膊：『果死了，你也不讓給我地方，休息會兒。』」

吳非有些濟慈帶有千軍萬馬聲勢的女人，低低喘着搶救的氣息，坐在舞臺，沒掃尾。

四

午餐的吃喝既不豐富，主客們却全吃得肚滿胃足。主人劉南波臨離飯廳時候，雙手搓脰說：「晚上再正經吃一頓，弄點花彫喝喝，花彫是這裏最有名的特產，晚上我們好好喝一頓，好好喝一頓。還有王秘書準館來，那是個好人，挺有趣，您沒見到過，不要走呵！我還得趕那篇論文，老兄，坐一會兒。好，失陪失陪。」留下來的三個人，也先後離座，兩個女的把椅子拖開，靠窗坐下，繼續談笑。廖玲太太拉開綠色花邊的窗簾子，一片陽光在東屋頂爐躍着，溶化的金液似的烟清煙燭迷離的光輝。望過對面紗窗，可以很清楚看見劉南波佩服於案端的形態。

這時吳非有望望粉牆上的意大利風景畫，十字紋布組織成的彩色西湖圖；望望窗口外的陽光，屋瓦，鴨蛋青的天……看去彷彿一本正經地，一個審美學者在觀摩人類造物與自然造物的差別程度似的；其實，說老誠話，他什麼也沒看見。耳架在專心一意的諦聽少齡小姐的話，他心裏高叫着：——她的音調，多麼婉婉動聽呀！像春季聽着勃勃流泉那樣誘惑人，使人聞聲思飲地發發渴慾。

「吳先生還坐呀？」麗玲望着他說。

「一樣，他這窗口外頭，可真美極了。」就發望望少齡小姐。

像沒有聽到自己的話聲，少齡小姐那兩片薄薄的紅嘴唇，溼潤潤的滿溢清光澤，而且靈巧地撥弄着。襯在秋季晴空那種顏色般的眼白中，那兩點烏光欲滴的星眼珠，凝止地望着麗玲。那幽美的眼光。側面看，像兩條陽光似的誘惑着吳非有。自己坐在他的旁邊，却又如落入黑暗的幽谷裏一樣，享受不到一點那光的照射。吳非有又覺得她這種與致淋漓的談鋒，多少是和自己在場有關係，不管她自己的貴婦式神姿，是多麼高傲。而這關係，是和舞台上的人物對話，完全爲了觀眾一樣，他覺得少齡小姐是儘興地在麗玲身上表現她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來引誘觀眾對她的迷戀。

談過對於她的上司某縣縣長處理這次戲劇隊糾紛的不滿，接着說明這糾紛的真相。在黨派外衣的遮掩下，少齡小姐聲言政工隊長對某個出色女演員存着暗昧心思的。在談話當中，少齡小姐中斷過兩次，一次兩手捧住麗玲的腮問：「你不高興聽嗎？」一次用手輕輕摩弄着麗玲的發髻說：「你兩眼睜着我，你不我就不聽了。姐姐，厭着我，不許望傍邊看」。麗玲太太發現用良善性情所有的那種微笑。

「若不是爲了神聖的抗戰，我老早回到上海去了。」結尾，少齡小姐嘆口氣：「在後方總歸

什麼人，男的女的三年來都麻木了。在前方，也把抗戰當作職業化了，理髮師用剪刀似的。究竟還是什麼生活呀！」

「您也知道注意生活嗎？」吳非有管不住嘴，順口插一句，立刻又吃驚這話的不適當。

少齡小姐牙咬着下唇，俯眼沉思似的。一秒間滿臉浮出一個苦笑的花影，同時眼淚罷一下吳非有，站起來，扶住沙發發發乎沉臥住。

「我當是小姐們，只知道注意衣料顏色，樣式。注意指甲的潔白，外套的肥瘦呢？」勢不得不再補充一句緩和前句的唐突了。吳非有很得意這串漂亮句子，而笑起來。

「吳先生，我們到後園找李子吃呀！」少齡小姐雲雀洗羽般拍着兩手：「姐姐，你們的李子都熟透了，見了客人都不敢作聲。」

「那熟透了，都指頭尖那麼小，滿樹找不到顆紅的。」

「有李子嗎？那很好。」吳非有說，但很傷心，前會子的話給少齡小姐一舌根壓下去：——媽的，還小狐狸崽子。

麗玲已經被冬青叢遮擋住。吳非有尾隨少齡小姐的嬌健的步子後，突地一陣青年在初次得獲要擁抱戀人而又不取的那種顫抖的愉快，震動了空心。他只要一伸胳膊的事情，只要一伸胳膊：

他加快一步，和少齡小姐並了肩。順着走道，排立着幾株向日葵，穿過多青叢團圍成的花環，是像玉石砌的行人道，麗玲從這走進抹着燦爛陽光的密李子林的深蔭去了。吳非有的呼吸開始受到壓迫。

「你怎麼臉紅紅的了。」少齡小姐揚聲問。

「少齡。」吳非有對自己的唐突又吃了一驚，聲音低低顫蕩：「很早為……很早就想和您談了。您不預備離開這裏嗎？到西北去，再不我們到江南游擊區去。」

「到游擊區去？」少齡站住，驚疑後，接着一連串銀鈴的笑——「咯咯……」

「你不是不滿意現在的生活嗎？」吳非有誠懇的說：「我是和你說正經的話。」

揚溢在少齡小姐眉宇間的光輝，驟然消沉。吳非有的那種慎重的表情，立刻傳染給她。兩條光輝胳膊交抱着飽滿的前胸，站住不動。

「我希望你珍重自己的青春，少齡，我希望你能到游擊區去，即便眼睛看着這偉大時代，也就不辜負你的智慧了。少齡，你是聰明人，在上海時，我就……看中了……。」一聲爆發的悅耳笑聲，打斷吳非有的話。身子一扭，像春末茸茸的草叢中跳出的野兔似的活潑，惹眼，少齡小姐旋風般跑開去：「來！這邊李子有紅的了。」偏臉投給吳非有一個巧笑。吳非有木然地停住，久

大搖着手子林，沒聲沒氣。他忘記剛才究竟是什麼話撥動他的舌頭，他自己一大意，它竟溜出來了。悲哀堵住胸口，低着頭，不覺不覺臉陪著袖們打手子。說話最多的是翠玲太太，仰臉指劃着：「還邊的，快要到了，再把竹竿伸高一點……」「你看不見，既是，就在那枯枝上。」少齡小姐滿臉紅輝飛飛，她簡直沒有注意自己手子上的手子，她想想那句不完整鄙俗的話，覺得極極惡，但終究又高興那話的真實。她自己覺得儼然是幸福的天使了。

劉南波到隔院望見兩位客人一個不少，才放心。客人並沒對這園林掃興，主人極自得。秀額映着夕陽閃光，臉上發出卸去困苦工作後應有的愉快的笑。

「老兄，過來，看看我侍奉的這些花。」他發現一株石竹是梗斷葉枯了。蹲下來：「還是誰弄的，您看看，好好一朵花，好好一朵花。」他自俯着，拔出根子仔細審查一週，重新埋下。

「挪掉好了，您還望他活嗎？」吳非有說。

「能活，能活。」繞着蛋圓形花圃，巡視一週。用農民頑強將要收割豐稻所後的那種纏綿感情，半條自語，半條對客人，低聲說：「都要露頭了，侍弄花是容易事，冬天得給弄稻草。夏天又得動澆水。」

「整頓的很好。整算是動聽。這簡直是到了公園一樣。只要在這一秒鐘，人世間什麼都可

以丟掉。哈哈……」

「容氣。您沒看見，夏季這裏才好玩哪！太陽梅器耐時長，在那兒坐著午放把睡椅，一邊，左手一杯濃茶，右手一枝大蒲扇，看看晚霞的變幻，數數初活的星星，您就真正會領味到幸福這兩字的真意。」劉南波邊走邊指點：「您看，這是木蘭，多壯，三歲了。夏來開花，這東西是稀罕物，嚇！嚇！那小葉的一樣圓形的是木蘭，您看，這草葉草，去年才栽的，我初進這園時，才一天。」

「真是極少能侍弄得這好的。」吳非有讚歎聲，隨即劉南波介紹後，用手摸摸，當介紹次一種的工夫，才悠悠不捨地離開他。

「這是紫薇。聽說得七八年才開花，我每次到園請個美觀平來要開樹，您知道，那花有這麼大，手指尖這麼大。等再過一個多月，您就看到了。花兒開得滿堂，古時有這樹直滋於許多會都是光的，一年脫兩三次，不怪您說的這之栽了，您抱了天，您摸摸，您摸摸，您摸摸，您摸摸，您摸摸，您要裂開了，脫下來就是皮。」

「噢！這麼回事，真要見到，連我都想步踏呢。」依然露出會意的神色說：「這真是美呀！簡直是世外桃源。」

「這是山茶。」樹身文把高，杯口粗，密葉森森圍着隨質的光潤。劉南波仰望說：「盤看快要結花苞了，您看那一個小綠球一個小綠球的，就是那些葉根上。這不是嗎？您看。」

「這真高的有點出奇。我看不清……是了是了。看清了。一個綠球一個綠球的。」

「這是房主裁的。聽說當初房主作過清末的大官。我住的這所房子，就是當初那大官的書房。您估計下，這株山茶該有多少年齡了。不祇二三十歲。最少他也經過四十個春秋了。這花的香氣，清淡。花片是白色的。一到春末，這花的芬芳能飄到前面的小天井去。」

「噢。山茶花的香氣，很清淡！這可真是希罕物。」

正當主客興趣濃的時候，娘鏡兩手搭在肚前，走來招喚：「劉先生。」

知道前屋有客，從到防空壕去的半路上折回，與非有依然尾隨主人贊不絕口。感覺知會他，背後有兩條水靈靈眼光，透過李子樹叢，望着他。於是兩手插入褲袋裏，邁着英國水兵式的捷健步法，走入後門，沒回臉。

少齡小姐直等到眼睛裏失去胖胖的影子，才透口氣：「他真有趣。」

「誰？」鶯玲本意去撩撥蓬蓬草中的那個紅李子，一聽話有來源，跑來問。

少齡小姐眼尖手快，趁勢搶到手：「在這哪：哈哈……就在你腳下，你看多麼紅。」把弄

失口的話掩飾了。

「我特意不檢，叫你拍手高興高興。」璽玲望着她的紅潤潤臉蛋。

「喲，你又特意了。」秀美的嘴一撇：「你的那一個可不願意，他要吃醋的。」

這回是璽玲臉紅了，低眼找尋什麼似的。怕她翻臉，少齡小姐故意說：「沒有了。你還想抄裏找金子。」

兩條長影，在陽光下溜順花壇石鋪道挪移着。

「你想什麼？少齡。」

「想——」笑迷迷的眼望着對方；「想——你今晚上預備什麼菜招待客。」

「你老是有窩心話，鬼丫頭。」

「王少齡小姐沒等進屋就覺出腮肉燒得烘烘熱。懷齋甜羹東西的心口，祕密地跳動不止。進門沒敢抬眼，摸到劉南波的椅背上：「李子都叫姐姐搶去吃了，劉先生應該管管。」

「好。」劉南波繼續談下去被打斷的話：「您再仔細想想，到重慶去幹什麼？在這裏住半年，您會知道這地界的生活，多麼平靜，多麼安心。我不撒謊，王祕書要是把縣長弄到手，老兄您可接他的校長缺，保管您不吃虧。」

「這裏的生活，簡直沉悶的要死。」少齡小姐自動的朝下瞥一眼，正遇到吳非有越過劉南波層層的眼光：「吳先生雖然是老教授，辦教育老本行，恐怕也住不慣。」

吳非有滿高與少齡小姐對自己的身份沒俯低，並且也覺到她這風聲鶴唳，不管怎麼樣，總算她自己存着份好感，雖然這份好感她是明明白白的故意在自己眼前遮示出來，她的眼睛說着：「你知道嗎？我的心對你怎樣？」沒音語言。「謝謝。」他的眼睛說着。

「我們明天好好商量商量，我以為應該再致慮致慮，」劉南波望階面前茶碗，激起的花波。
僕入正盪第二盞茶。

談話逐漸激烈。在這平靜的屋子裏，像遇到喜慶臨門的發有的光輝日子。主客們的談鋒越來越旺，來賓漸添了一位，省立法政學院助教曹宏業，那正是吳非有從後園回來碰見過的一位正經人。他回去立刻打發勤差送來自己的詩集。聽差回去後，他關在自己房間，足足過了兩個鐘頭，才又來，聲言說是去會一個記者的訪問，以致使吳非有久候了這位新交。

吳非有對這循規蹈矩的人物，特別起好感，尤其是他那和顏悅色的神情，隨時隨地吳非有都愛拍拍他的肩膀。曹宏業可沒給他這機會。但吳非有是決定要找他大意不防的時候，在少齡小姐眼前，拍拍這位教授的肩膀。曹宏業的面像，完全呈示着安份守己的和善性情，對吳非有不懷異心的那動作以前的預兆，已經感受到而且惶惶然警惕着了。他老誠持重，既不願讓別人吃虧，也不願自己身份受損失。和他打牌性子一樣，從來不留紅中發財白殺，圖僥倖來個掛張，也不貪清一色對對和二三番陪番，總是把把放倒個小平就滿足了。若把他當作樸克也不是人人喜歡的差下，本。又不是人人討厭的三點三點，像我們中國國制一樣，既不民主，也不福壽，他思想雖不宜

激進；又不甘後退，不左不右，不前不後，照我們前輩的稱呼所講，「完人」之一。距離吳非有這樣近，終究不放心，最後挪到少齡小姐跟前，把他那高矮適中肥瘦相宜的身體，用坐在照像機前那種兩手扶膝的端正姿態坐在背椅上：「我聽聽，王小姐講什麼這樣起勁。」少齡小姐坐在沙發靠手上的身子朝裏挪挪，現出一個使他感到自身受悅的眼風和微笑。

談話分成兩組，靠窗的寫字檯兩端是吳非有和劉南波面對齊，很快的接上話談。另外一小組的聲音較高，顯然是麗玲在分辨什麼。「你當是我不知道……」「我眼睛也一點不缺，我就會聽錯了……」吳非有望不濟地那沒勁的臉色，心裏想：「這女人真蠢，多麼討厭，怪不得這喪客人都少來呢！」

「劉老在廳裏嗎？」沒幾句，聲音突然從客堂外傳來，又慈又粗，帶有壯年軍官的火藥氣，「嚇！客人够上一桌了。」一個偉壯身形矗立門口，把由前庭透到門口來的一層稀薄光輝給全部堵住。主客紛紛站起來，在這一陣桌椅騾動中，吳非有沒幾清楚主人的招呼聲，但斷定那是有身份，而又和主人來往較密的人物。這由小順子熱烈地連帶帶跳撲上去，抱住那漢子的腿，就可以知道。主婦催促着娘姨；「點上燈，拿來呀！」小順子急劇地招呼着「叔叔，叔叔」，被喚的人在頻頻點着少齡小姐麗玲太太的問詢「……您來的正巧」「……大炮，王大炮」，這一瞬間，

幾亂的一瞬間，沒受到注意的小順子，呼聲越來越高，一邊跳着，想扯他的手，或是隨市兒幾聲要哭了。

「小順子，你這小狗仔。」燈一亮，吳非有望見少齡喚作王大炮的人，一把抱起小順子：「來親親嘴——姆！好乖孩子，親親這邊，」把左頰獻給小順子：「那麼再親親這邊。好乖孩子，叫聲叔叔——嘿！這才是好孩子哪！我問你，叔叔這幾天不來，想不想？」

「想。」

「小順子是小狗仔不是？」

隨着小順子親親地抱住王大炮，子圍遮不吝的動作，人們才喘口愉快輕鬆的氣息；只有電影在幕布上映到沒末的「完」字，才能聽到的那種氣息。他那熊似的寬背，滾圓的肩膀，又粗獷，又有力。寬邊玳瑁鏡框中間着一雙馬眼，粗壯的鼻頭下，有着菲州土人所有的兩片厚唇。他帶給人們強烈刺激的生氣。冬夜圍着烈焰烘烘的火爐那樣，所有的客人都感覺到屋子裏暖氣醉人。頓時屋裏增加了千人萬馬的聲勢。當他被介紹給吳非有，兩個紳士緊緊握手的時候。不知是吳非有大意失檢；還是王大炮放性無忌，吳非有眼看着對方一隻巨臂倒下來，手掌壓到自己的肩膀上。這使他極傷心，一不能翻臉撕打，二不能擺脫。守着少齡小姐，只好仍舊壯重的站著，久久才若

無其事的整指把按在自己肩頭的大手掌握下來：「這條伙當我是個傻瓜呢！硬裝有錢。」

談話繼續下去。而這次是王大炮演着主角，每人的興趣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了。當煙氣散開，塵埃落定。完事了。王大代表會議在本省所發生的一些新聞報導，他接濟朝劉南波呼着：「老夫爺，你該活動活動，憑咱們這份資格閱歷，是不是？老曹，我說這話是不是？」

「風勢在曹宏業肩上了拍了。吳非有覺得這傢伙在賭場上定捫獨門，足球場上定打衝鋒，戰地砲手，後方消防隊，十足的魯莽種。於是自己就儘量防備着他，誰敢保他在興高采烈的當兒，不能一擡手敲掉對方的帽子。」

晚餐擺設妥當，客人們還談着。王大砲來回的走着，一邊吐着煙。他一刻也不安，偶而堵住，就伸手伸腿地增加他說話的聲勢。吳非有覺得他的眼睛不時朝少齡小姐那邊投，顯然是某種慾望在他內心燃燒。滿臉放光，他大聲的在劉南波那種懸沉的陳述間，插嘴，辯駁：「中國全民族都得捧出生命來抗戰，你不能這樣光圖自己的幸福，安閑。」

這是由憲政問題引起來的爭論。他的聲音給人帶來一種裏山叢中野馬嘶鳴的感覺，而劉南波的語調始終是深谷溪流淙淙的：「你當然覺得好，可是不是人人人都得把抗戰掛在嘴頭上。要表現忠誠和正義氣節什麼的，在我們土匪到胸口，把這數的人，只有身陷土匪的屠光才能看出來，因此着在移身，身不參，何以治國。」

「吳先生，您說對不對？」依我還是這樣。」曹宏業接口說：「日本是豬囉，中國是阿木林，豬和阿木林打架，你想還有好打。和尚光頭，秃子頭光，滾來滾去，誰也擲不到誰的辮子。」

「這是……您說的太嚴重了。」吳非有用一個弱國外交官對強國外交大臣的抗議口吻，皺着眉說。

「聽我說，噫噫——聽我說。」王大砲雨點般擊打桌子。「您這樣的說法，很有問題。」吳非有不給王大砲嘴插的空，同時心想：——聽你說幹什麼，憑什麼聽你說！——接下去：「您想想，那能這樣說法，一個體面的學者，那能這樣說法。」

女僕第三次進來，催請主客吃晚飯了。

屋裏的人全都站起來。這瞬間，都表示着剛才過於興奮，以致疲倦不堪，吳非有首先伸伸懶腰，劉南波輕張兩臂打個呵欠。只有王少齡小姐還和麗玲辯論着什麼，眉飛色舞。

客堂上頓然擁擠了。客人們圍繞着桌子，主人主婦站在一邊推讓。曹宏業則望望這望望那，雖然挑不出就近那一盤那一碗坐下，方才得勁。「您是遠客，坐下呀！」劉南波在吳非有背後伸臂擋住，像防備剛差入籠的公雞，突然會掉頭狂飛似的。吳非有就這不放心了：「還是您先坐。」

「我可不能，吳先生。」曹宏業說：「還是您，您是我們的稀罕客。」

「這您太客氣了。我可不能不體體面，您歲數也比我大。」這可不能讓歲數，坐呀坐呀，茶都冷了。」王大砲過去

想按吳非有的肩，吳非有一側身挪過正位！一邊是您來坐。費先生。「天下就沒有這個道理，正位是您的。」「是呀！是呀！您還是來吧！」劉南波向空位上點點頭，像哄騙一個企鵝險透醫生的手術刀的孩子入套一樣，吳非有就越遠，轉到王少齡小姐旁的下座去；「我可不能不讓禮道，該誰坐誰坐，您太客氣。」王大砲却拋熊身子，在木椅上安放妥當，望着眼前的：圓口淺碗，紅燒肘子，「可不錯，你看菜都涼了。」說着把椅子挪近些。吳非有點近王少齡小姐的上手坐下去。

「這不成。」王大砲說：「你得朝這坐。」

「一樣。」吳非有裝作若無其事的样子，拿起筷來：「菜都冷了，菜都冷了。」

少齡小姐本來挨靠着他，現在却把小頤子半抱半提的放到自己腿上：「好好坐住呀！乖乖聽話。」

「給我吧；我夾弄他。」麗玲說。

「好的，他願意弄着我哪！」

不知什麼時候，劉南波又纏到吳非有背後來：「您得起來，朝上挪挪。」

「這不是一樣嗎？來，來，菜都冷了。」

「您還是放下筷子，那有客人坐到這裏的，我可不能讓別人說閑話。」

「在那不是一樣，您看，菜都冷了。」

「不成，不成。」王大砲離開座位，氣勢兇兇的伸手來拉，吳非有老是有防備，就縮着兩手，兩臂終於交抱起來，不使對方抓到：「我可不能坐上位。」

「您是得朝上昇昇。」曹宏乘在他下手擠：「這個位是我的。」

「您坐上位吧！暖暖，別這樣客氣，菜都冷了，你看，都冷了。」吳非有皺着眉說。但劉南波兩手扶住他的椅背繼續催他挪動挪動，捉住椅背就像能逼迫他離開一樣：「您還固執，我可就不高興了。」

「我可不固執。」

「這不是固執是什麼？」

「我可不固執。」吳非有彷彿一個塑像般挺然不動。

「不固執，理該廟上挪。」

「我可不能朝上挪。」

「我來，你鬆開。」王大砲的厚嘴唇在吳非有臉龐裂着，兩手抓住後者的臂，上半身吳非有極

迅速的把椅子壓，想使自己身子和坐椅凝結在一起，免得被順力散，不覺的勇氣。於是王大砲用力一推，椅子就吱吱響。

「盡可小心，別把椅子壓斷呀：那椅子壓可不結實，松木作的。」曹宏業近前怕妨礙他倆的角力，退後又沒處立。

吳非有一注意坐椅，止身被拖過去，整個基礎動搖了，連忙兩手朝桌腿一攀，就在這危急當兒，臀部 and 椅子磨擦黃兒，曠的極了一聲。王大砲立刻鬆開手。

「噢——禪子括破了。」吳非有站起來。被他擁搬到上座去。他立刻後悔自己失言，本該叫出來。

這巨大的不幸事情，極掃興。主客們避諱着提個禪子，甚至於眼睛也避開吳非有，彼此推讓一會兒，各自就坐。現在才發現，花影還沒拿上來，曹宏業不好就動手。坐在那裏，噙着口涎，只好找話搭訕：「吳先生，您這次來，路上可真辛苦了。」

「不幸苦，不幸苦。」吳非有沒心思找話說，正懊惱着：「一條新作的法蘭絨禪子，好纔呢，括了個洞。禪子袖是嶄新的，路上他都沒捨得穿，預備專門換着會客人的，誰想沒見過一打客人，偏就要脾氣呢：冷不防王大砲的胳膊伸過來，搭在他的肩頭上：『我們好像極面熟，在鄉兒見

過似的。「既莊重，又坦然，吳非有被那巫誘惑貴婦式地搭住脖子般的說：「是的，好像面熟。」和被拍肩一樣的困惑光輝從他眼睛射出來：——媽的，這多麼肉麻，一個紳士這樣被一個紳士摟肩搭頸的。」過去你在那兒作過事？」——在陸軍大學教過兩年書。「對自己這大口吹吁，吳非有吃了一驚，本來他是預備說：「藝術專門學校，不知怎麼一來，這「陸軍大學」幾個字自身借他的舌頭說出來了。幸虧王少齡小姐一直在和麗玲糾纏，耳朵沒注意到。「我說呢！一個親戚在陸大讀書，他常提到您，是的，你當然不認識他。」吳非有聲言桌底有什麼，俯腦巡視了一遍，順勢身子朝外挪動過來，他的帽子擺脫開那傢伙的搭抱了。曹宏業這時又要吳非有伸出手掌來，他可以斷他的妻財子祿壽的獲得成份：「您伸出來，我看看，您的鼻子可不錯，這叫硃砂鼻。來，把手伸給我。」吳非有把手伸出的工夫，花影上桌了。劉南波親字朝對面斟酒，吳非有立刻縮回手來，像小心酒盃受不住酒的重量而歪倒似的，兩掌護住：「好了，好了。」臨到曹宏業，就推辭着，讓對面王少齡小姐的盃子滿後，才放出自己的空杯。

豐盛的宴席，開始動手了。大家一齊喝口酒，拿起筷子：

「來，一齊來。先嚐嚐這潤全鴨。」

「來呀，來呀！」客人們彼此讓着。吳非有望望左望望右，假藉敬乎說：「你們倒動手呀，光

君當作什麼？」點點頭。

「不錯不錯。」王大炮披了塊鴨翅子，不得勁吃，索性就改換爲手了：「小鬼！」他朝蔣庶王少齡小姐喊：「給你這塊，才嫩呢！」

「口味怎麼樣？火候重點吧？」劉南波放下筷子說。

「還好還好」。吳非有慢慢嚼着：「北平的鴨子可真新鮮……」

「北平的吃喝，當然啦！」曹宏業把在口裏嚼的東西嚥下肚去後，停筷暢談了：「講究也講究，東來順的涮羊肉真是叫得開。」轉臉朝王少齡小姐：「你知道，那羊都不是我們這裏養的羊，那是從小就養着預備吃的菜羊。」像我們中國普通宴會一樣，客人開始吃過第一口之後，而談興還沒有重新鼓舞起來，佈置起來，老實說的客人或主人，就定規不移地抓住某一問題發探些議論，那麼動手吃第二口的時候，第一口老早已經進入胃口去受消化了，並且也可看出我們中國上流社會人士，是多麼循循有禮。劉南波也不例外，這時獻出他的全部關於飲食的智識和經驗。他懷戀着沙鍋居的水餃，東興樓的一籃三味。尤其是山西的汾酒。另外，他有千古成爲遺憾的是燒牛肉沒吃過，豆汁兒喝不上口。

「講吃喝，到底是得到大地方。」劉南波又拿起筷子：「來，來，再嚐嚐這鯉魚怎麼煮。」

手麻！來，賣老兄。」

「我是願意吃牛肚，這邊爆牛肚吧？」筷子夾着，收到眼前瞅瞅，吳非有才放到嘴裏。「不錯，真是不錯。」

「這爆牛肚可不容易，火候要不老不嫩，吃齋才又香又合口。」劉南波看着週遭又一次放下筷子，不得不繼續說下去。王大炮也開始插嘴，他極力誇贊清真教館的清炖牛肉湯，這引起蕭宏王業的興趣，他搬出俄國大菜的蘇布來壓倒對方：「那味道，調合的不膩不淡，鄰人在莫斯科的時候……」

「外國那當然了。」王大炮截斷他的話，身子向前一俯，那神氣似乎說：「——你們都把頭伸過來，我悄悄告訴你們呀——聲音放低：「兄弟在巴黎的時候，遇到人道報總主筆巴登設洛夫，一見面他就問兄弟：「貴國真是天才國家。」當時，簡直把兄弟問楞了。「您猜他是說什麼？」向吳非有詢問，吳非有搖搖頭。那意思並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感興趣，其實是給王大炮那種詢問孩子似的語調一個難堪，表示自己不完全是傻瓜。接着王大炮說那外國主筆誇了一段外國人到中國學廚子的故事。

「呵來怎麼樣？」曹宏柔翻。

「一來，來酒都愛吃，一邊說，來。」隨着主人翻轉魚身的筷子，魚身被撕裂開，中階漸濕，活潑滑沉中，能够清清楚楚聽到筷子相碰，魚骨瓷碟相觸的聲音。盤子立刻亮了，王大砲放筷，喘口舒適的氣緩緩吐不。

向吳非「那小子到中國來，看看炒茶，不秤，切肉沒分量，用鹽使手，從來不知幾格蘭姆……」這一切什麼地沒一定的標準，度量，亂七八糟一弄，居然很好吃。少齡，你看小胖子把酒盃弄倒

盤來，吳非前書福滑門。

「少齡小姐臉一紅，嬌羞出流暢的笑容，人們雜聲議論着，並沒注意到她所以笑和臉紅的原因

；正像會議在熱烈地開始討論辰光，沒有人注意到侍僕沏茶一樣。只有吳非有知道她的祕密，雖

然她的眼睛有意避着他，而時時又想看他不是。一直在盯着她那故作不知的女人的坦露。那次

乘的風，完全是匍伏在屋簷上欲捕小鳥而又故意表示不注意他的發貓的眼風。恰當這時，王

大砲的一少齡一兩字，使她一陣驚悸，而拋擲着笑聲，來掩飾自己的心怯了。

現在酒滴淋漓，笑聲和話聲交雜的當兒，劉南波像開動起磨電機，親望着引擎馬達，齒輪，

皮帶……轟隆隆，轟隆隆自己轉動起來的機手一樣，靜靜地看清客人燃燒的眼光，激動的臉色，

和舞動的手式，不搖曳，只偶爾點頭應對着。颶風刮草似的，王大砲的粗惡語霸佔住所有人們

有非吳

的注意力，儘感吳非有聽聽裏面却沒入一字。顧全這帶腳注入王少齡小姐兩眼中了：——那兩眼活像深潭兩個深泉，我是多麼想投入洗個澡呀。爲什麼她對我這樣擺着儼然不可侵犯的架子呢！是女人的誘惑方法呢！還是不喜歡我呢！天啊！她的眼睛又看我一下了，他畢竟喜歡我。再等一會看看吧；她若是真喜歡我，不出五秒鐘，再看我一下，若不，就是不喜歡我。

「外國，什麼都是外國。」王少齡小姐望着王大砲說：「老實說，中國要抗戰下去，還得自力更生。」

「這話對呀；吳先生您說呢！」曹宏業兩手捻着筷子說。

「對的。」吳非有點點頭。收回眼睛來：——這小狐狸……我自己多麼無聊呀；想這些作什麼！真無聊。然而正當這時候，吳非有眼睛自身一抬，觸到王少齡小姐那兩個放光的小窗了。

「什麼？」她立刻又俯臉朝小順：——「曹宏業手裏，可裏哈爾克江燒付子好把！」

話一停，劉南波就拿起筷子。

「來，來，嚐嚐這辣子雞。」

「好的。」吳非有討厭這種陶謙的吃法，自己沒動筷，這樣，他覺得氣氛大方些。

「來呀！你嚐嚐。」

「隨便吧，我喜歡吃醋溜魚。」其實，他並不比辣子鷄還喜歡魚，爲了不居被動地位，豪放不俗一點，他的筷子越過辣子鷄，朝魚盤上伸過去，正當這時劉南波親手挾塊鷄腿，送到他眼前。

「那，那，」吳非有的筷子，趕忙縮回來預備擋回去，而鷄腿已經放到他眼前的叉路上了。

「我隨便，您就是客氣。」吳非有夾着鷄腿，想送回原碗裏，但立時被對方的筷子抵住。

「你嚐嚐，味道滿好。」

「隨便你了。」

「這條腿才肥呢，我不撒謊。」四隻筷子交觸着。

「我吃，自己會夾。」四隻筷子靠近辣子鷄碗了。

「你嚐嚐，不吃虧。」四隻筷子又退到吳非有面前，吳非有堅決不吃了。

「我自己夾。」

「您嚐嚐，保你不吃虧。」劉南波重新夾到客人碟邊，突然被吳非有的筷子一撥，鷄腿落掉了呀！一隻滿肥的油黃鷄腿，落到桌下去了。於是兩個人各自分頭，從各自桌邊低頭望着，彷彿找尋那隻滿肥鷄腿的落處，以便拾起來似的，同時，各自說：「你看掉了。」「我說我自己會夾。」吳非有辨別着。「掉到那去了。」「大概掉到桌腿那兒。」

這當中，王大砲和曹宏業，正沉醉在甜夢裏。那是關於抗戰經濟的問題，王大砲是主張切實徵收各種稅制，即便外援斷絕，政府也能支持下去。

六

香煙的游絲，飄捲着。每人的臉，都紅暈滿面，王大砲歪斜的眼神，表示着酒已經在他渾身燃燒起來！解開頸扣，讓熱氣揮發出去。主人，也脫掉長袍。他們完全集中在戰時經濟的問題上，各人都搬出所有知識來，駁倒對方。那已不是爲了博得別人對自己才能的賞視，而是完全出自酒後的一種爽直本性。正像是賽馬場在最末一圈決定全盤勝負時，而跑在最前的第一匹馬，將被第二匹越過而又不能越過的當兒，人們完全集中在王大砲和吳非有兩人的臉上，主人忘了讓酒，客人也忘了替新添的熱湯了。

「平價？那也就是說吧！」王大砲暴怒的說：「我們中國政府辦事，就是這樣。書面上講法律，文件背後，講友情，就拿酒來說吧！抗戰的初期，可有過禁令，說是爲了保障吃米量，你看現在怎樣，還不是吃三斤的三斤，該吃四兩的四兩……」

「那可不是這樣說法，酒捐提得不高！……」

「酒捐提得天高，也沒用。」王小砲不望吳非有，對劉南波說：「老大哥，你說是不是？政

府有過多少命令，什麼所得稅，利得稅，什麼營業稅，還有前天頒佈的遺產稅。老實說，實際上政府得到多少？命令，白紙寫黑字，一點就算完。你看，第一次歐戰時候的德國，有幾個能想發國難財的，完全系統制力，我們中國……那個辦稅務的不發財，錢都叫這些傢伙弄去了。老實說，不是中國沒辦法，簡直是沒法辦。」

「你不能一口否定了稅制！」……」

「我什麼時候說否定稅制？我是說稅制的不得法，物價騰貴，完全是這裏來的。」

「只要民衆生活能改善……」

「虫聲，虫聲，這是一片虫聲。」王大砲立刻皺眉擺苦臉說：「什麼改善生活，減租減息，完全是虫聲。中國農村那裏稍微有點毛病，虫們就在那裏潛伏下來，什麼二五減租，三六減租的，鼓動鼓動，老毛毛虫在西北一叫，小毛毛虫就在四下響應聲，老實說只要稅制實施的得法，什麼都不成問題……」

「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吳非有心裏說：「——這完全是狗叫。狗叫。」

「來，來，還是嚐嚐這不須湯吧！」劉南波不止一次提議給曹宏業，不過爲了怕打擾兩個客人，的話興，先前只用筷子輕輕朝他手中的筷子點點，或敲敲曹宏業眼前的酒盃，來喚回他的注意。

• 現在他却大鑿說了。

「話可不能這樣說。」吳非有夾了塊牛排，放在沙碟上，鑿鑿雖然厭着排骨，心裏却那樣找出什麼適當話給對手一頓侮辱。

「老吳，我們別談這些了。」王大砲喝二羹匙湯說：「你肯留我忙吧！你若肯試試，我們弄一等縣幹幹。第一科讓給你，你又在陸軍大學教過書。我們來試試，老大哥你說好不好？」

吳非有臉色和緩下來。像一個站在媒人眼前的小姑娘一樣，只顧乾着排骨也不講話。

這時，人們全都抬起眼睛互相望着。

「是小孩子哭呢！」

「不。」麗玲說：「貓叫。」

劉南波的手一抖，意思是「噫！」接着，女僕開門聲，不久一聲爆發的歡呼：「噯，我的天，一個……誰家丟的小孩子。」

這引起一陣騷動，少齡小姐首先離開座位。座間，人們正期待着這意外事件的發展，誰也不作聲，寂然中能够清楚聽到曹宏業喝湯發出的——咄咄聲。

「光身吧！」王大砲朝門口問：「若是光身那定是個私孩子——罪過。」

隨着咯咯咯的笑聲，一個瘦弱不勝遺棄的孩子拖進來了。於是各種猜測紛紛投來。麗玲極力說，她自己是最先聽到的，少齡小姐則說自己聽到半天了，不過沒說出來。那嬰孩已停止了哭泣。除了面部，全身被包裹在裹布裏。頭髮稀疏，淡黃色，黑紅混合的面頰，分不齊眉毛的長短，粗細，只有兩粒滾圓的淚滴，依然明亮亮的掛在眼角上。少齡小姐輕輕打開裹布，小短衣，小短褲，和一雙綉花的小鞋，完全現出來。

「看這打扮，家還過得去，怎麼會丟掉呢？」曹宏業俯腰站在那裏。

於是辯論又起來了。吳非有猜度那是喪了生母的獨子，父親一定很年輕，王大砲斷定那是流浪者的孩子，少齡小姐例外地反駁：「你看這雙鞋，明明是還算過得去的人家。」翻翻小衣！「喲！還有肚兜呢！」

「一個悲劇呀！悲劇。」劉南波的眼光黯淡下來，語調淒哀，兩隻眼睛似乎沒有看到眼前的孩子，渺遠地看到別處一樣。這語氣和表情，立刻傳染給座中每一個人，整個酒宴中燃起的興趣，被破碎了。麗玲發出一聲低低的歎息。

「你看他這兩個小眼睛，多黑多亮，一定將來有個大發達。」麗玲說：「多麼可憐呀！他媽說不定今晚一夜睡不著呢！」

「噴！真是可憐，一個滿聰明的孩子。」曹宏業說：「你只看看他的臉相，就知道是個聰明的孩子。」

「悲劇呀！嘿——你別怎麼那樣狠心腸，把你給丟掉了。你看看他的小手……噴噴……真最叫人見了心痛。」劉南波重新坐到主位上。

「怎麼辦呢！他要吃奶呢！」少齡小姐說。

「怎麼辦！你給阿七嫂，叫她跑到育嬰堂去吧！」劉南波對女僕說：「你抱着送到小路口育嬰堂去。」

「先生，我不知道。」

「育嬰堂你也不知道，就在小路口嘛！」劉南波說：「你到小路口問警察，警察會告訴你。」曹宏業這時却在想：「……少齡小姐，今天怎麼這樣快活呢！腿腳這樣輕巧，隨時與撲到誰的懷裏撒嬌一樣。席間，有條公狗誘惑她吧！這條小野母狗！……」

女僕抱走那個被棄的嬰孩之後，主客開始吃飯了，與非有鬱鬱寡歡的說：「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只有理性解決，沒法講慈善。」

「唉！」曹宏業望着幾尖撥出的稻殼，筷子又在碗邊上敲敲，沒人知道，他是歎息那可憐孩

子的命運，還是因為飯菜的精緻太多。

當這鬱悶不樂的宴會完畢，主客們吃吃茶邊爲了那被棄嬰孩的不幸而嘆呼的時候，吳非有臨到少齡小姐綢衣的悉索聲，月影光亮，她的長長影子現在走廊階台上。她站在那兒，望青天。「今晚月亮真美。」自言自語地朝通到後園的西廊緩緩走去。

月色清白，格外顯得樹叢，花壇的幽靜。空間飄散着深夜所有的花草的香氣。少齡穿過多青綵的的馬蹄形入口，僵身在石凳上，期待着什麼似的，不時朝來路望着。又幸福，又恐怖的喘着氣。不久她聽到草徑傳來脚步声了。心裏叫着：「他來了，他來了。」於是心幾突突跳起來。

吳非有剛剛送走王天旭，滿心巴望早些抽身來後園。現在既來，却又把脚步放慢了。並且左右環望着，像是在獨身散步一樣。時而望望星空，時而摸摸向日葵，漸漸的來到花園中心，朝朝辨少齡小姐，他仰臉吐口氣。

「月亮快圓了。」

少齡小姐兩手攥住胸口，輕輕呼吸着。寂靜中，能够清楚地聽到春夜的微風，吹着芳草的響聲。李子林，茶樹那些枝葉磨擦的動靜，和手杖敲擊泥土聲，少齡整個身子埋在吳非有的頰長影下，望着他那寬大的肩背，又是恐懼，又是歡喜：「他沒有見我呢！」

「剪得很齊呢！」吳非春屏住氣，撫摸著那手式，摸著這圓臉形的冬青髮。他的那種自語的調子，在深夜是那麼濼濼動耳。少齡小姐望著他，沒有說話，但頭覺得自己兩頰發紅了。

「你這次不作聲。」吳非春掉過臉來。

「我以為你沒看見我呢。」

「那裏？我早就看見你了。」吳非春有依然背著身說：「這冬青剪的真齊，不是嗎？」

「嗯！」

「怎麼的了，你不高興嗎？」

「怎麼我不高興？」

「那麼你不說話？」

「本來很齊嘛。」

忽然，想起自己的褲子，於是趕緊轉過身子，少齡小姐那兩隻挑着月光的眼波，立刻和他的眼睛接觸。他聽到自己心跳的動靜，那是多麼厲害的響動呀！一邊說：「這冬青剪的可真齊。」一邊抽手摸摸臀部的褲子，他的手竟從那被坐椅裂開的孔洞，伸進去，摸到褲膝下自己的熱烘烘的尻肉了：「我的天！小狸貓都鑽進來呢！」他心裏叫著，越發惶惶無主了。因為少齡小姐是那

麼情深味濃的望着他，他還得說甚麼呀！

「這月亮可真圓，快十五了吧！」

「你老是月亮多情的！快給人家掐朵花去罷！」少齡小姐坐直身子：「牆角那邊，那架，不是，那架大的。對了，對了，拿過來，拿過來我看看。」

吳非有和一般男人一樣，獲得自己深深愛慕的女人的差遣，有着極大的快活。故意裝作不以爲喜的平平淡淡模樣，把花遞給她。這回他是站在她的身邊了，是那麼近，他可以嗅到從她身上發出的香氣，他可以看清楚她那微微起伏的飽滿胸部，他可以聽見她的腕部由於臂膀動作而起的綉製衣服挪動聲，她那姣美的臉蛋映着月輝越發顯得嬌光閃閃，她那裂着的嘴唇是多麼紅又多麼薄呀！他望見她把花送在她自己鼻前時那俯下去黑密密的眼睫毛，他幾乎兩腿一酸就能把自己的臉，放在她的膝蓋上。他的耳朵裏有種聲音：「你快捧住她的臉吧！她一定把嘴唇送給你，快呀！快呀！」他就越發惶亂不安了，他幾次想啓唇說什麼，幾次又找不到什麼可說而嚙口唾沫。他完全忘記他還有兩個手臂，這時是抓着什麼，還是作什麼，「真香呢！我就是喜歡花，」少齡小姐笑着，現出紅唇那兩排笑小的白牙：「你聞聞。」吳非有低下臉去：「好，真香，是木蘭花那就更香了。」他不知道自己的語調爲什麼這樣冷淡，而且他自己也覺得臉色嚴肅得連自己也

驚奇，她站起來了，長秀的身子就放在他眼前，只要張開兩臂，他立刻可以擁抱過來，血這血這間充滿他的臉。

「很晚了，我要回去了。」少齡小姐沒有把不滿意他的色聲語少的失望感情現出來，神色間仍是笑笑自若的，兩眼還望着對方的眼睛，等着他的挽留。

「是的，很晚了，我也要回去了。」吳非有低着頭，手杖在腳前劃什麼。但站在鄰裏却不動。

「你什麼時候來？」少齡小姐又嗅嗅花間：「我可以抽空去看你。」「少齡」。吳非有望着自己腳前的手杖說：「我希望你也離開政工隊，和我一塊兒到前線去。」對這話，他自己又吃了一驚。手杖在地上劃了兩圈才抬起眼睛，恰巧和少齡小姐的眼波遭遇了，那眼波說：「還有呢！你說呀，我們倆離的多麼近呀！」

「你不感覺到這里的生活，像死池水那樣腐臭嗎？」吳非有的口氣，沒有臉色那樣醜怖人：「這樣的生活，我一看就夠了，這些人物簡直是一些糟爛的木頭，木頭糟爛了還可以燒開壺茶招待客人，可是他們呢？」

「可是劉老很好！……」

「劉老只會讓客人吃雞腿，簡直連點靈魂都沒有。」吳非不理少齡小姐一直說下去：「只是一塊有生命的肉，一堆會動的肉，對的，有生命的肉。」

「那麼我呢？」

「說正經的。」吳非有兩手抓住手杖，但腿卻沒注意到牠在有力的擺動着，「我希望你總和我一塊兒走。」突然又問：「少齡，下午我和你說的話，你考慮過嗎？」

「沒有。」

「沒有？」突然覺着一陣冰冷：「真的嗎？」

「嗯！」

「那麼你是不願離開這裏。」

少齡沒作聲，只用眼睛望着他。心裏想：他怎麼這樣呢？我也得考慮考慮，就這麼走了嗎？

「那麼你是不高興我了。」

「並不高興。」

這以後，吳非有望着牆，沒說一句話。兩個人足足對站有五分鐘。這之間遠方的街道上響着陣汽車疾駛的響聲，這響聲在幽靜的深夜是那麼清脆，使人感到彷彿街上已經早空靜無人了。

夜風有些涼起來，樹葉刷刷直響。

「你知道，少齡，我不能離開你。」吳非有的語調，顯然很悲哀失望，「自從我們第一次見面後，我一直在想念着你，我會想種種方法打聽你。爲了追憶你的姿態，和那玩皮的笑聲，我往往扭滅燈，儘自默坐在窗口上，望着星星，望着天空……我的心都碎了，真的都碎了。我說什麼好呢！在那個車站碰到你，見到你還向我那樣嘲笑式的笑，我的頭全碎了，真的……」吳非有很滿意他的口才，他從來沒發現自己有過會說這麼動耳語的一張嘴巴。

少齡小姐聽完話，才喘過一口氣。在聽的時候，她幾次想笑，但一望見吳非有那兩個想吞她的眼睛，笑意就立刻消逝了。她沒有間斷的想：「他的舌頭怎麼會活動，手怎麼死呢！」「我是和他多麼近，只要他扶扶胳膊。」「他的胳膊一定很有力量。」由於這些連續的詢問，以致有些話沒有聽到。總之，現在她是完全了解他了，正像打牌的人已經看見別人推倒了一樣，那付和牌一擺清楚，就興淡意冷了。她斷言他是深深愛自己的，他已經是被自己降服了。她假若願意，可以指揮自如的駕駛他。她停止聽取他的衷誠的解白了，她已經預備好該說的話，和說話的腔調。

「你不要這樣想吧！我自己是已經受過許多刺激的人。我是完了，希望你努力。不久有另一個新的朋友安慰你。你是有希望的……」少齡覺得這話或許把他的對自己的戀愛完全切斷，她還

說：「不過，我們爲什麼在上海沒能碰見第二次面呢！那時候……」

「吳非有頹然倒在石凳上，手杖跌到她的腳下，他開始哭泣了，繼之聲音大起來，他完全顧止不住巨大的悲哀所掀動起來的顫抖。他雖然還在堅然的克制着那響聲，但哭泣却越來越厲害了。」

「少齡小姐感到極大的滿足，她的嘴角浮出一個極不易窺出的笑。她沒對他的哭泣，覺得突然，彷彿還在她意識中是定不可無的現象一樣，她自己也覺得自己對他的感情，和二十分鐘之前，已經很顯明的不同了。」

「非有。」她低低的叫了聲。

這輕微的呼喚，甜盪動耳。在他漫字宙間一把幸福的鋒刃，刺開了血誓一樣，包圍着感痛的環，完全破裂開來，蘊積了悠久日子在流亡者和孀夫身上所有的那種苦痛，孤獨，悲楚，不幸，這週……這結起的混合感情，血似的應刃飛濺了，奔放了。她的身子不由自主的倒下來，兩手緊緊埋住眼睛，淚水從她手縫空間直滴着，每當他深深喘吸口氣，鼻子和肩膀就激起一陣劇烈的顫動。這當兒，石凳上一個不幸的小甲蟲遭到意外的吸力，被抽吸入吳非有嘴巴裏。他立刻停止哭。他小心心的把到手掌上，眼淚挑着淚水，着幽藍的狗頭依然在那裏動着，又用手背擦去這殘留的一

大半垂下，手背擦下幾滴，漸漸露現在已變成甜笑的哭泣了。他覺得冷，給小姐的手摺在衣箱裏，輕輕搖動了一下。

「非有，非有……」

「客人到那去了？」突然月光下來，女人的呼喚聲：「吳先生……」

吳非有立刻跳起來，完全不自覺的，像老鼠發覺狸貓的腳爪一樣，迅速離開到冬青葉後一躲，擰子噠地一聲，一手擦着淚，一手摸摸臀部：「我的天，越弄越險大了，這回一匹路駝都能抓進來。」手扶他也忘記拿，夜露已經濕透了他的襯衫。他的心還在恐怖的跳蕩。現在他能够清楚的聽見女人衣服的挪動聲，深夜的鈴聲是那麽格外觸耳。

「你沒看見吳先生嗎？」

「他剛才在這裏，現在到那裏去了？」

「一點鐘了呢！」

「我喝酒喝的太多了。」

吳非有站起來，發笑着走過去，對燈給說明自己是在廁所裏，並聲明自己有點頭昏：「酒太好了，我從來沒有過這醉痛。」這痛是不自覺的發麻，他竟覺得知道這髮聲和他的頭昏不關會。

章祖德的眼睛是像綠翡翠般清澈，沙給小姐身上，這一點，聖吟也看明白了。高麗國正廳的時候，吳非有又發了一枚死蛋的雅緻，他沙兒現現這多清瘦的這樣。一能竟這話他已經說過兩樣，臉吐氣出一種懶和激怒，同時寫了個字，他是被嚇自己的兩樣，他是在她們後

對劉雨波又側着身子臉紅了一回，那時女僕正在掃地，客廳的燈已經熄滅。

告辭着，退出來，我和沙給小姐還見面時，吳非有才跑回大旅舍。早上這深夜的鏡面也

也不見了，幾十步遠就能看見在夜裏徘徊的客。回到自己房間，我身兒得骨軟肉乏，頭暈身重，就除了睡前洗澡的習慣。二十分鐘後，吳非

有倒在床上沉沉入睡了。後就衣服，被脫鞋。房門還開着，連燈火忘記扭滅，這時遠處的傳來

吳非有初醒，臉壓在木棉枕上，默默望着綠窗簾遮着的金色陽光，心中空無所有的，甚至誇
 耀自己都忘記了似的。房間在春天早晨那種光明快人的氣氛中，格外清新悅目，顯得一切物件都
 極快活，滿有生命的快樂感一樣。穿衣鏡閃着不冷不暖的光輝，吳非有覺得照得真是極度清
 淨了。呼吸着從四扇玻璃窗上的一道排氣口中送進來的新鮮空氣，吳非有又閉上了眼睛：「啊
 ！多麼得意呀！」他心裏說。不久，又睜開眼睛，望望綿窗簾，望望它上邊映進來的陽光，他愉快
 的嘆了口氣：「我是來到內地了，這多麼舒服呀，一躺倒在床上過了整個寒冬，而第一次起床却
 發覺春草蓬生的原野那樣，他的健康遇到這富有生命力的陽光，使他覺得快樂極了，彷彿隨時有
 聲音似的說：「是要作番事業的時候了。」他又想起上海，他覺得那陰暗的都市，已經和自己絕
 緣了。而且似乎他離開它已有十幾年，除了那都市的恐怖，混亂，沉悶以外，什麼都沒有留在他
 腦裏。那恐怖的气氛使他感染最深切的，是那種關上海的前晚上。那時，暗殺案正在層出不窮的
 時候。他剛從一個私立大學出來，在那裏他曾出席某一個定期性的名流們輪流的學術演講會主講

「清代的治學方法與舉業」。他極滿意在這一齣裡裏顯示出那時的文人氣節與富有反抗性的詩文舉例。路上他由於這興奮的激動，按照自己的往日遇到這類似事情的僻性，打算進北方酒樓，喝兩杯高粱酒，切盤五香燒肉。這天他沒有帶手帕，只挾着皮包。橫穿過行人擁擠的八仙橋馬路，直他竄進平津大旅館。

當他踏上從樓梯口能望見樓上的房間人物那一階梯時，他不知道他為什麼那樣沒有自持力量，發覺臨時的發口邪一起，正在興緻淋漓、噴笑着的日本人時，他竟沒能迅速的退回來，並且也沒能毫不遲疑地走上去，居然站立了一下。那一瞬間，一個身穿日本和服的中青年人同一個西裝的，膝上有些短短一方髯髯的日本人立刻發覺地站起來，正座位上粗眉大臉的那個，顯然是軍官一類的人物而換了便服的，正在低聲接近高脚步喝酒，這時也抬眼朝吳非有望着，吳非有知道這情形十分糟糕，從大一處要應，却沒有一個中間食客，立刻走上來，眼睛避開朝後口那邊望着。計！計！計！一叫滑，儘自在側面一扇窗窗前坐下去，摘下帽子之後，並朝桌上吹吹不見絲毫的灰塵。計！計！計！他聽到樓梯響，他自自然地不朝側面望：「有包子沒有？」

「包子剛才出屋，你老喝什麼？五加皮是白乾兒。」圍裙滿淨的差僮走到他旁邊問。

「不喝酒，給盤包子來，快！」

「你老，你老。」隨手擦擦眼角，睜開了。

「你老，你老。」隨手擦擦眼角，睜開了。這話聽得那老頭子心裏發酸，但那種風

大臉的日本人，却仍頭暈暈，雙眼閃閃在光線中，吳非有深奧的覺到自已神色的怯弱了：「光被

他這樣看著，不敢回一眼，他越發覺得我這樣確乎是礙那碼子裏的。」這樣一語，他頓時就

「這是一眼，那眼就說：『你老，你老。』」這話聽得那老頭子心裏發酸，但那種風

接觸的短暫間，吳非有深奧的覺到自已神色的怯弱了。這話聽得那老頭子心裏發酸，但那種風

「這是一眼，那眼就說：『你老，你老。』」這話聽得那老頭子心裏發酸，但那種風

之後，他終於不對他的同伴低聲講什麼。眼睛朝他這邊睜。之後，他們全都離開坐椅站起來，吳非

右邊眼睛望望眼前兩隻筷子，望望醬油碟，又摸摸口袋，神氣是在找什麼東西。他終於把這

這時，他停在。他眼前放下一大盤堆得小山似的肉包子，另外一碗清嫩寬子雞是端給窗口那桌

日本佬吃的。可是他們已都推開桌子，等他們之間的一個同伴穿外衣，推開的門，把圍頂的

毛巾朝胸口塞，中午時五點上了毛帽。

「你老，你老。」隨手擦擦眼角，睜開了。

「你老，你老。」隨手擦擦眼角，睜開了。

「你老，你老。」隨手擦擦眼角，睜開了。

「你老，你老。」隨手擦擦眼角，睜開了。

「你老，你老。」隨手擦擦眼角，睜開了。

奧非奧

奧非奧

奧非奧

奧非奧

奧非奧

奧非奧

奧非奧

這道門，他伏在老...

這道門裏風的...

一... 你老...

...

...

...

...

...

...

...

...

...

...

...

「完全是我最初上樓碰口的時候，站一站，問起來的。他們也許認錯了人，那麼他們一定跟着我。他放，一迷隨手捉着說明書鋪在膝上看，這樣也可以把那不安的情緒安定住。他還一個一個字看下去，在他沒能够這樣作，只大略一看，就又翻過說明書的背面來。沒開映以前的焦急，寂寞的空氣，在四週坐的人羣當中散布着，香煙味和觀衆洶騰這無聊時間的喧談聲，遊空閒。然而吳非有却覺得自己離開這些遠遠的，似乎孤獨的留在一個森林裏一樣。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搜尋有無野獸的痕跡上了。他不時巡視望有沒有朝自己這邊暗窺的眼睛，不時交低頭向說明書。現在有一行小字引起他的注意來：「觀衆注意：倘本晚上映時間，發生意外事變，觀衆請各自安坐勿動。」於是他更加惶然無主了。他四週環顧着，許多的觀客依然在嘻笑自若的坐在那裏，他身旁的個個觀衆少婦在簾子貼近式髮上結着紅花簪子的小女孩的耳朵旁：「你真聰明吧！那麼你要什麼？倒是聰明！」那小女孩安穩地坐在她膝上，儘自己咬着指頭，並不理睬母親看，也不響。右手一種青年人的聲音：「華頓斯皮雷演的片子是粗線條的，李昂巴里木……」一個安南巡捕在側樓下來回走着，手提小警棍，時時朝觀衆中間巡視，吳非有即刻想起一星期前浙江路那座小規模電影院門前發生的暗殺案。他覺得那類似事件已經在烘烘人羣中潛伏着，窸窣碎吃的小販，衣服整齊地在他眼前閃來過去，人羣中有零落的催促開演的掌聲了，偶爾夾着

一聲尖銳的口哨，突然他的眼光和前三排的那穿寬領中式大衣漢子的眼光，接觸了，那漢子臉胖下頰很豐滿，扭頭望他，同時電燈暗滅。

——這位依樣是包打聽一類的人，透過既在幕布上的暗沉沉光輝，吳非有能够清楚的望見那漢子在和同伴咬耳說什麼，同時他那同伴向後扭頭看子一看，神氣顯然是找什麼。吳非有抽眼向側樓下睨了睨，見不到安南巡捕，但那條白色餐檯，却老是能隱約看澈，影片上映中，除了罷演時的放映機聲和對話外，他能够清清楚楚的聽見身後的對火柴動靜，曠曠地響，那動靜既冰冷又恐怖，吳非有挾起皮包，手按自動起落的座椅，悄悄站起來，迅速溜出門外。這恐怖的記憶，直到他身在開往內地的德國輪船上，還使他不寧。

吳非有懶快地嘆了口氣，現在起身，用兩隻腳摸索着鞋口插進去：「若不是我機警，他們那個人，把我牽了去，那可就没娘的孩子，在着沒處斷了。」他自慰般說。接着，他立刻記起少齡，這複雜起的是刮破的襪子：「若把她弄到手，可不壞，真是個小狐狸精靈呢！會撒嬌，會逗人的……」襪子是多麼壞了呀！一打開窗簾，太陽光射進來，他知道已經傍午時分了，依舊搓搓手，無憂無慮地呼吸着新鮮悅胸的春天氣息，他自己也不覺得為什麼這樣快活，渾身充滿了生命力，金燦的溪流彷彿春天在溶化中的冰雪積淤的河溪一樣，舒暢的到處流着，那流動的聲音，他都

曹宏業不完全覺醒，這時時時對地方消降的憂慮，從清涼殿後臺柱中的鏽迹，和漢城市的繁榮，兩人的意見差不多都一致。例如曹宏業說：「中國真地大物博，抗戰後，物價雖然暴漲，實際上只要有地種的人，都應包裝滿了。」「當然，當然。」吳非有就會完全同意的這樣答：「這就說明什麼中國能有取勝的把握。」吳非有說句：「可是米荒，很值得注意，像昨晚那悲劇，那母親不知道怎麼才能渡過清呢？」曹宏業也就完全同意：「是呀！苦的就是我們這些靠水吃飯的人！」

「這你該作商賈，一個好題材。」在談話中，吳非有覺到曹宏業在自己跟前靠種自性的眼睛，在地位比對方高一流的人，是極容易看出這眼色的描寫來。

曹宏業笑了笑，並沒有要。之後，笑露點憤懣來似的說：「可是，昨晚我派人送給你的那袋詩，你看見過嗎？」

「寫的很好，不過我沒細看。」吳非有裝作手錶：「快十二點了，囉！」顯然不是要擺脫來客，就是在探引這袋詩的原因。

「走吧！我們到京茶飯店談談，我的太太還在那等接你。」

「這太客氣了。」

「便數。」

「真是叫人這是不去罷！」吳非有彷彿因為他那懇切的神色，不得不拿起手杖似的。

「沒有什麼好菜。」

「兩個強國又和善的學者，在路上各自定着。陽光照得柏油馬路滿亮，街兩旁商店樓窗的玻璃，也光光閃閃地，所有的門全都關閉住，千把步的街道，可以一眼望到底。只有養家的皮鞋聲，答答的響。吳非有現在才覺出身處內地城市的滋味。」

「有警報嗎？」

「空襲，天天有，沒關係。」

「吳非有的手杖在脚邊一跳一跳的。他望那空襲積上所塗的大幅抗戰標語，有的是新塗不久，有的是粉色已經剝落，但依然觸目動心。一輛新新的小雪福蘭汽車，在冷靜的路上駛過去，除了沉悶的輪聲嘶嘶，再聽不到什麼。弄堂角落閃出來一個流亡的孩子，雙手膝間的跑過來。這些情景和酸身拉眼的春天陽光，極不適合。吳非有覺得現在應該一切都是快樂的，朝氣蓬勃的，明媚悅人的。只有飛閃在空中的呢喃燕子，知機知時，享受了自然所給予的快活，其次是自己。於是他想起少爺那雙挑着月光的眼淚，又記起王大炮所說給自己第一科位置的話：——一定得找他詳

無談話，幹幹第一科把少幹弄到手再離開這沿海省份也不晚。

「可憐可憐吧！我不是難民，我親戚沒我到……」一個辮手的孩子，睜着使人憐憫的眼睛，光的眼睛，眼瞼着過去過哀求。

「這是做錢錢的肥！一限非有向曹宏業說，同時手放指着一家新式西藥房側面的空場。那空場已被零亂破碎的瓦礫堆滿，一面殘壁遺留着一個微燦的光口缺洞。

「上午個洞。嚇！那次真危險，我正從南波公館出來，剛好緊急警報——去。」那辮手要扯他衣袖，曹宏業扭臉的工夫，一揮臂，那乞討的孩子就又跑到吳非有這邊來，吳非有加緊脚步，儘自望望望望，完全沒有第三人存在似的接口說：「你向公館，住在哪下嗎？」

「前些日子才搬到城裏來。」
「請你孩子，緊着緊就討厭。」

「可不是嗎？」
那辮手的孩子，一直嘔嘔不停地跟隨着他，吳非有沉默一時皺皺眉又問：「還很遠嗎？」
那有黃包車停住的剎口就是。」

八

吳非有在最初被介紹給曹太太的時候，並能夠見識她作出適當的欣喜臉色，或是興致淋漓的活躍表情。在那對從來不換脾性的夫妻眼前，只點點頭，既不謙虛，也不冷淡。這種氣完全是最初一瞬間，受着那眉額間的沉鬱情色的影響。他那生趣蓬勃的快感頓逝，彷彿一無所喜那樣坐下來，還決定了他以後的沉默寡言。而且這沉默寡言似乎是正常的，若是她這時再舉神揚眉談什麼，他想反而會使他夫妻倆吃驚的。

用眼睛和客人打過招呼後，曹太太那矮小的身軀，帶着質樸的素漆鑿聲坐下來。半截雪白胳膊壓着白桌布，手指平擺在有提帶的皮夾上，神色是專心在等待滿足食慾。又想，又無語。曹太太用眼睛說：「怎麼樣呀！這就要菜嗎？」

這時，吳非有默然的一無所欲般坐在那裡。她為什麼這樣不高興，遇到這樣情形，客人往往把眼睛注意到別的地方，以便給他們交談幾句私語的餘地。吳非有也不例外，望望四面映着風燈光的油漆板壁自語般說：「這房間，怎麼這麼暗。」茶房掀簾走過來了，他是高個，穿藍藍灰

曹宏業把茶單放到桌中央。

曹宏業對太太述說她久候的原因，是由於他們的客人起身晚了。吳非有趁機想從她臉孔上找出什麼來，可是她只皺皺眉，嘴角作出：「說這些做什麼，我又沒關係。」那種表情。茶房仍舊照樣站在那不動，但他倆卻沒注意到。

兩口子，一定發生過什麼口角。也許她裏患了傷風，受了涼，吳非有可以看出，他朋友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對太太歡心這點上，像沒有他們客人的存在似的，吳非有被冷落的丟在廿一號，他覺出茶房在看他的眼光，但吳非有却作出除開他和他的朋友夫妻倆，也沒有第四人存在的神氣，既不好拿過茶單點茶，更沒有什麼話和茶房搭訕的，只有儘自坐在那裏，無憂無慮的，他像是根本坐在自己家裏的安樂椅上一樣。心裏却激怒，並深恨當時不該考慮一下就來了。

曹宏業掀起茶單過目之後，眼光才落到客人臉上：「吳先生，你喜歡吃什麼？」

「隨便好了。」吳非有淡淡的臉色中露着欣喜說，他也知道自己這欣喜是故意裝的。

曹宏業那種使人一見就有伸手拍拍他的肩膀的那種體態，現在引起吳非有的反感來。那一無表情，木然無味的臉，轉向他太太，用溫州土話詢問着：「這樣油炸是不是可口。」「那麼清瘦呢？」「這糕紅燒——你忘記了前回我們吃過的。」他一樣一樣朝他太太推薦。最後吳非有圓

感的是身邊站住茶房，眼淚又滾滾要，不得不倒杯茶吃。

——這是請你的太太，我作陪客……唉！

茶點好，女的又囑咐句：「不要放胡說呀！——你告訴他。」皺皺眉「他又放胡說了。」

「茶房！可不要胡說，聽到沒有？」

「酒要不要——曉得了，長官。」茶房邊下樓梯邊高聲重複一句：「三號叫的客，免胡說。」

「我是不喜歡吃酒的，你吃不？」

「不要。昨天我吃的太多了，今天還有點頭暈。」說着用筷子插入茶杯，挑出一層黑灰。其實，吳非有自己沒意識到，自己究竟是在作什麼，還什麼。

描花的瓷碗端上來以前，夫妻倆低聲下氣地談着。三個人動手平心平氣嚼的時候，夫妻倆仍舊低聲談着。曹太太眉色間有些喜意了，當她聽到她男人的一句什麼可喜的話時，她整個頭仰天笑起來，彷彿那談話可望見空間那可笑的某種具體形像一樣。只有潔白的頸頸，和光滑的下額現在人們眼前。直起頭來，那兩道黑漆的眼光才第一次降到吳非有身上。吳非有也裂嘴笑笑，雖然他不知道這笑的原因。之後，開始吃第七塊排骨。雖然自己沒受到熱烈的趨迎式的談話，但在不

受上流社會那種拘束人的禮儀這點上，吳非有又覺得這樣倒滿自由自在。曹宏柔有時也朝他點點頭，筷子：「吃呀！請隨便吃。」

「這還用客氣嗎！我是隨便吃的。」筷子小心翼翼地出飯盤中，白的稻亮，在桌邊……，吳非有又扒到口裏兩筷飯。兩片嘴唇油潤潤的在燈下閃着。

隔壁突然有人聲，和挪移木凳的動靜，並爆發着男人們所有的響亮的笑。「你來好了。」我嗎！我可不……老王來。」以後的聲音就模糊不真，但却聽出是女人的發音，原是蕭靜的空氣，驟然吵雜起來。曹太太皺皺眉，顯然討厭這些聲音，但一望見在用孤獨饕餮容那種默默無趣吃法的吳非有，就又被一班好奇感吸引住：——「這人真有意思，怎麼一句話也不說。」

吳非有這時也在想：——我從來沒碰到過這樣招待客人的，丟在傍邊不管。南邊人，真怪。夫妻倆話一停，曹宏柔的那種就匙喝湯的嗤嗤響聲，格外的響。

隔壁這時傳來一串咯咯啾啾笑聲，吳非有整個胸口顫動起來了，一陣熱。——那時候，那時候，地理教員……我我……。」笑聲更加多了，吳非有斷定那說話的聲音是由王大砲蘭唇中吐出來的。曹太太又望齊電燈皺起眉毛：「吵死了。」

吳非有添加思索，也沒耐心擦手巾擦嘴，就和曹宏柔打個招呼，身子在隔壁房間出現了，手

掀門布簾：「老兄剛來嗎？」朝王大砲竟去，這一瞬間，人們都靜下來。本想拍拍對方肩膀，却遇到對於朝自己迎頭撲的手掌。於是極自然地兩手相互捉住；「就在隔壁，曹老兄也在這兒，我一聽聲，馬上知道是你老兄。」兩人心裏同時想「……這傢伙，在人眼前要裝像呢！想拍我的肩膀，幸虧我的手捉得快，險些，險些……」我給你介紹介紹；來！」王大砲說着逐一介紹過：「怎樣，老兄，昨晚上醉了吧！」

「沒有，沒有。」

「我們這位吳公是陸大的教授，籍從上海來，要到四川去，我留下來將來担任第一科……」

「諸位請坐，大家都是青年朋友。」吳非有不願直直站在那裏像被店員介紹的商品似的，搓搓手說。同時也覺出少齡小姐的兩隻水靈靈眼睛，有意避癢自己，彷彿對王大砲的話，起着絕大興趣那樣儘是望着他的方大頭顱。吳非有覺得她這樣對自己反而又情深一步。他兩手抓住手杖，用向樓板錐洞的姿態，時而望着鞋尖，時而抬眼應對詢問幾句。無非是爲了在這裏多站一些時候，於和上流交際場所的體儀。一個有名望的穩重人物，不能進來一閃即逝罷了。這裏，他感到明快，愉快氣息又吹入肺腑，從窗外走廊送來陣陣花香，眼睛裏只有這耀的陽光和少齡小姐的紅腮，亮眼，笑嘴，白牙。「你不再吃點酒？」「不！」他閃閃眼，倒不是沒聽清楚，只爲了這樣說

式更有聲勢，更適合他的身份：「不了。——好，敬飲到那時候，一會兒，好，我等齊你們。」說話中望一眼少齡小姐不致直看自己的眼神，點頭走出來。

進三號房間，吳非有的眼睛，就幽暗起來。曹宏業正剔着牙。眉限皺揭着，口裏發出噴噴的聲音，看來，茶房預備了毛巾站在他身邊很久了，吳非有提過一塊，有力的擦擦臉，鼻子堵得紅紅的。曹太太依然安然自若地坐在那裏，彷彿並不想離開那把影在坐椅，一直坐幾個鐘頭似的。

「走吧！」

「好。曹宏業站起來，滿身充滿大嚼後的舒暢，邊把牙籤調換了一道齒空，邊戴上帽子。既沒問吳非有剛才會到誰，也沒有幫助太太結上白綢披肩的領扣，享受着胃飽肚滿的那種舒服，牙齦間，噴噴的響着，世間的一切他都忘却了。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剔牙那瞬間幸福的嗎？」

在門口和曹宏業分開手，吳非有的手杖點着柏油路，連頭也沒回，穩穩安穩地走起來。行人是這樣擁擠，雨後螞蟻那麼擁擠，但確沒有覺到。

吳非有在自己房裏，一直沒有安然一秒鐘。用野狼被囚在狹小柵欄中的姿式，在窗口和床位距離間，來回走了一會兒。他的鬍子閃閃着紅，眼的亮，牙齒的白亮，有希望，有希望，距離間，來回走了一會兒。他的鬍子閃閃着紅，眼的亮，牙齒的白亮，有希望，有希望。

「不是冷淡，正是少婦初戀的那般勁。偶爾看看錶：『快了。快了。』現在他又在床上躺下去，一手遮住眼睛，又幸福又急促的呼吸着：『昨晚上睡得多麼近，若能親個嘴，她一定縮在我的懷裏，輕輕發喘。』一些毫無連續性的思線，擾鬧着。但若有一點微微的樓梯的響聲，和鞋底摩擦木板動靜，他的手就立刻離開他的眼睛，注意辨別那響聲是朝那屋裏去。這時的一分一秒時間，在他是多麼長久，多麼寶貴呀，縮了不久，他又『一步兩步三步』的數着走到窗。胳膊肘支着窗檯，下巴壓在手掌上，正在凝然不動，忘記他是等待客人的時候，客人們來了。於是他用他們來不來，與他完全沒有什麼關係的表情，開始淡淡的打招呼。

王大砲醉眼迷離，開首就謾罵這房間不寬超：『少齡，你說是不是。』少齡小姐完全是另一個人了，眉宇間洋溢着困惑的感情，像有所忌疑地把頭搖搖，不說什麼。他身穿墨色外套，墨色短褲，裸腿，又黑又亮平底鞋，只有兩隻短襪是白的。短髮依然齊整地鬆散到外套領上，徧臉四顧，在觀察友人新居表情中，吳非有可見見隱在髮邊幾縷柔髮。那光澤煥發的臉上却見不到一點笑容。

「這那成」。王大砲按按桌子，動動椅子，試探桌腿是不是堅牢不移的時候，才有這樣舉動：「這那成，沒有好房間嗎？還是到二樓去——歇歇我找兩個朋友，陪你打幾圈小牌，玩玩。」

於是倏然地變成這房間的主人口氣：「茶房，調羹調換幾個——走，我們下去看看。」

「好的，好的。」吳非有應和道。他自己也覺得距離少齡小姐，已經很遠了。下樓梯的時候，他正是用站在嶺脚仰望冲霄峯尖那種眼睛看王大砲再望她一眼，她在通過樓梯下的露天花壇時說：「這地方很好玩哪！」拐入二樓角朝下之後，吳非有立刻後悔，他自己當時，沒能够接過她的賞嘆話柄說幾句。

24號單人房間，若做某一團體集會的場所，滿够用。中央鋪氈布的圓餐桌，足能容六人。少齡小姐在那圓餐桌週圍那四把烏木便椅之一上，坐下來。西壁嵌玻璃框的兩幅名人對聯下，放有寬可躺三人的高背大沙發，西壁有三脚茶几，自動開合的騎椅，帶半身鏡的高櫥。王大砲帶開靠窗的長條桌中幾隻抽屜，看了看，又關上，吳非有則在寬容五人並排睡的大銅床上坐著：「我有點頭痛。」

「老吳，把那靠門的寫字檯擺過來，貼窗放著，來呀！我們自己動手，讓茶房打電話去——茶房！」

——鬼使你這樣熱心。吳非有一切又覺得黯然無味，少齡小姐的嚴肅表情，傳染給他。他說：「忙什麼？你歇歇叫茶房撥好了。」這話倒不是由於那失與的心情，而是因為自己表示不是沒

主意而說的。

「吳先生。」少齡小姐不望胸臆自己那兩隻手要如何互相撥弄；「你若是在這長住，窗口擺幾盆花就更美了。」

說話時，她用沒有望見他的眼睛向他望齋。和在樓梯口一樣，吳非有這時沒說什麼，只笑笑，過後立刻又悔恨失去那機會：「我病了吧！大概失魂了。茶房站在他的眼前，他看那號衣，剪裁的20紅字。」

你去打個電話到司令部，就說王秘書請徐主任到來有緊要公事。」王大炮背靠長條椅，兩腳交岔着正點紙煙，這不能說話了，拿火柴那手上的另外三個指頭晃動晃動，意思是「等一會兒」，茶房停止等待他未全的囑咐：「去！叫他馬上來，你說我在這兒等他呢！」同時火一擲，吐了口煙。

「那麼你不叫高參謀來嗎？」少齡兩隻水靈靈眼睛望着他問。

「嗯！」王大炮完全用還有緊要的話朝朋友說，沒容注意這些的神氣，看看少齡那眼光又投到吳非有身上：「我告訴你，徐主任是你們的同鄉……」

「先生。」茶房掀簾進來說：「司令部有電話請你趕快到那去，有緊要的公事下來。」

當王大炮聽這話時，表情嚴峻，之後又頹然閃出開朗的光輝，少爺小姐注意到，並不知道了那使他明快開朗的原因。吳非有却在他那審視王大炮的兩隻凝然不移的眼睛中，得知一切了，這一切是他從上午在他們的宴會間所疑慮不絕的——就是他和他的關係，現在是完全證實他的猜疑並沒有發空，而她就是連隱瞞吳非有的心思都不肯用呀！她和那操竹性的粗獷人物之間，有着某種坦白爽直，自己人對自己人那種純然的東西存在着。吳非有沒有妒性，這一剎那他感到難過，賭場輸去一大注財寶那樣難過，他的臉全部黯然下來。「我馬上回來，別出去呀！老兄，今晚玩一夜。」直到王大炮這樣說着把少爺帶去後，他的嘴角才又現出快樂。那是當她經過極下迅速的仰頭上望時，那暫短的一秒間，當她的眼風富有魅力地一瞥，愛戀光輝，祇一閃即逝，吳非有却幸福地望着她的背影，直到她在遠遠地街口，吳非有視線被那些接連不斷的屋脊遮隔住，但依然沒動。

此後，吳非有沉入狂歡與一種自怨自艾的不安中。他想起當她回臉仰望時，他該伸伸手表示自己對她的一盼是如何愉快。他在案頭上用鋼筆順手劃着圓圈，劃滿一整張，又反過背面重新劃。電燈忽然亮起來，他才住手，意識恢復到現實上來。晚飯，祇吃了二碗。

十二點鐘的時候，他還是在這巨大房間裏來回散步，彷彿履約等候在小花園裏的人，等待友

有非吳

人一樣，既疑友人一定不會來，又不肯願耗費了許多時間就這樣白白離開。結果，他知道沒有希望了，才咒罵着：「騙子手，把我放到這樣大的房裏，搗鬼。」倒身在寬可並排五人的巨闊銅床上，孤另一個人看守着，足容六人的中央圓餐桌，高背大沙發，高大的衣櫥，六七把漆着的椅坐，久久沒能入睡。

直到第二天，吳非有才知悉某縣出缺，王大炮有補任的希望，當夜，他受戰區司令長官的召見了。

九

王大炮離開這城市第三天，吳非有接到一通由司令部秘書室名義，拍發的電報。沒有接到王大炮的信以前，他就準備應召拜謁某戰區司令長官該當準備的一切東西，他買了那司令長官的抗戰言行集，打算仔細讀讀，以備陳述意見時，不會和他的意見違背，又到劉南波那裏打聽這司令長官的癖性，嗜好，日常生活和僚屬的關係等等。在這上他十有九是滿意的，只有順便要和少齡小姐再碰會面的想頭，沒實現，使他悵悵。看他夫妻談吐情形，少齡小姐多半跟隨王大炮去鄉間勸令鄉丁。他想在那裏也許能碰到。當他一切都準備好，同時接到王大炮的詳細來信時，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關係他轉入政界的機紐，雖然是小節，可有在那長官眼睛裏會起決定作用的，那就是服裝問題。他在公務員制服與中國長衫這兩種之間不能立刻果斷挑選穿那種好。按照信中所說，他是作為教育家介紹給那長官的，他當以學者姿態出現，那麼布衣長衫最適宜；但那未免在這建軍極嚴的長官眼中有些「放浪不羈的嫌疑」，倘若是穿制服，相向有兩個矛盾點存在，一點是優處，青年氣，嚴峻，一點是不妥的地方，失去了在那長官眼中可能有的清高

，和文雅的雪采。試試那件西裝，新倒滿新，就是袖子只搭到手腕子，背心扣不上，胸前露着一道寬襯衫鈕扣。到汽車將開的時間，吳非有還沒有決定穿戴的裝束，只好到那駐防地碰到王大砲再商量。

當天下午，在雨前微寒的天氣中，吳非有到達距離這城市有三十公里的長官部駐紮地，在那靠山而有密林掩飾的小村中，一所佈置簡樸雅緻的旅寓，把因恐放在城市遭轟炸而帶來的全部東西，包括皮箱、皮包、行李捲、手杖等物，搬放在樓下最後一進的陰暗房間裏，打了個電話通知王大砲之後，算是什麼都妥當了。第二天，王大砲冒着瀟瀟的微雨走來，吳非有正在門口盼望着他。那時山霧濃佈，三尺外的物色就隱約不清。發覺雨中一雙軍用靴的馬刺聲響不久，一個披油布製的軍用衣和頭上的傘形三角雨帽透過濃霧現出來，並且出乎意外的和吳非有打個招呼，吳非有猶疑着在辨認地一剎那間，有種嗚嗚嗚聲激響，接着一輛小包車閃過那軍人，駛過旅寓門口停住，下來兩個掛少將領章的中年軍官。這時，吳非有已經聽清楚那披軍用油衣的軍官話聲，確是王大砲了。他也老遠打着招呼。握手的時候，王大砲滿臉閃着在雨中一朵花似的光輝，大聲說着他幸而昨天天氣趕到，若是今天那就麻煩了。吳非有的眼裏注意着他的朋友的軍帽，和隱約在雨衣領裏的領章，他覺得他儼然是偉格的軍官了。

看過吳非有的房間後，王大炮連雨帽也沒脫掉，兩人邊交談着，邊給兩個少將階級的人物讓開路，來到隔壁的高等茶室。那門是關閉着的，一打開，那些聚集在空間的上等香煙的雲霧，立刻飄舞着和門口外的雨霧交融在一起。滿屋儘是些將校級的軍官身影，油漆的地板都被飲客們的寬大的水淋漓脚印弄髒。吳非有站在那門口等待王大炮，他和一個短幹的壯年將官訂個招呼之後，問詢起什麼來，這話聲是極難聽清楚，全屋充滿砂瑛和喧笑，一尺外的聲音，就被這些混雜響聲擾亂了。

「到這邊來。」王大炮招喚着，一面解脫雨衣，一兩杯紅茶。二面僕役伸出兩個指頭。

在吳非有對面坐着的，是另一個王大炮了，黃的哩噠軍裝，上校領章，馬襪，皮綁腿，手槍扣在橫皮腰帶下。那橫皮腰帶還掛着三粒粒子彈。有一種威武而使人懾服的氣魄，湯溢在他眉宇間。新刮的嘴巴，顯着青色，現在那闊大的嘴脣就顯得極適當並且若是不帶被擴大，彷彿和這身戎裝不配合似的。而吳非有也越加覺得自己這身呢大衣布制服在人眼前觸目，自己越加氣餒，尤其當他把手杖靠到桌脚上之後，他也看出王大炮眼神中對自己那不自然的拘謹態度所起的變化。

「你願意喝紅茶吧！」

「好的。」吳非有看出對方顯然是什麼話都預備好，只不知道怎樣開始談。他也找不出一個

話導頭，坐在發着怪聲的音波機前的那樣不安，連門外雨淋玻璃窗聲都聽不清，屋裏的空氣儘被軍官們的談話和放縱的笑聲佔據了。他背後一個中將站起來點着雪茄煙，離開桌子，一扭身又走回來：「華僑捐的那些藥品呢！都到那去了，是不是？」他詢問坐在那播着腿的紅臉將官。那將官說：「可不能這樣說……」於是一陣由那中將口裏發出的笑聲，震撼着吳非有的耳朵。

「怎麼樣？沒有問題麼？」吳非有終於開始問了。

「什麼都妥安當當的了，老兄。」王大炮拍拍吳非有的手背：「不過是個淪陷區的縣份。富裕到滿富裕，你怎麼的，今天臉色，有些不高興」。接着他談起關於前任縣長的撤職原因，他說明那縣份的土劣，鄉紳是如何奸狡，並極力表示自己是如何要一上任就給他們個眼色看，而不管任何褒貶所具的決心。關於吳非有怎樣拜謁司令長官，却一字不提。吳非有一直聚精會神地聽着，那已不是在交際場合所有的神情，從他注視王大炮啓動的嘴唇，就可看出聽者是如何傾心傾談話，而且是談正事的或是敷衍與上司間談話所有的那種敷衍表情。當他正遙說發表日期和越任路線問題的時候，那個短幹的壯年軍官站起來。王大炮在和吳非有談話中，兩眼是時時越過鄰座睇着他的。現在立刻擲下吳非有，也沒戴帽子，匆促的擠過椅背和椅背之間，走過去。一孫師長。

「吳非有望見王大炮那幅脅肩齟齬的面孔，他越發覺得這是另一個王大炮了。他的臉上，表露着的是吳非有所稀見的謹慎神色，而且順從的當身材短幹的孫師長轉過身來停住的時候，他也面對他停在那裏逃說什麼，那兩眼充滿仰望的光輝，使吳非有斷定若是孫師長走動的時候。他一定會跟隨在身後喋喋不休。

「我們再見，老吳。」王大炮擠回來，匆匆拿起帽子說：「我還有點事，那邊我通知一聲，晚上再給你電話，告訴你長官接見日期。」

「老王，我問你。」吳非有扯住他的衣袖：「那麼你沒空再來趟，我們詳細談談嗎！譬如接見的手續……」

「我給你電話好了。」王大炮注意着站在門口的孫師長，一個勁發覺正給他披雨衣：「你說，是長官嗎！——吹一通好了。」他低低補了句，同時對吳非有一擠眼，匆匆離開他，披衣，結上雨帽，跟在孫師長身後，走出門去。

直到吳非有回到旅寓，在白天的瀝瀝的春雨所造成的沉悶氣息中，爲了他那一吹一通好了。的話和攙弄眉眼神氣而皺着眉，焦悶不安。他認爲那多少有些輕蔑意思存在的。於是覺着一切都不順利，什麼都不順手。五天頭上，他終於得到王大炮的電話，並且讀完那長官司令的抗戰言

論集以及所有政治軍事民選等等有關於行政的書籍。

——什麼都安排定了，自然而然地安排定了。他自己平心靜氣的嘆息着。五天來的積鬱，和不止一次在他內心起伏的辭職王大炮立刻回到那城市裏去的想頭，完全隨着開放的陽光而消逝！——當初怎麼沒有拒絕這邀請呢……什麼都像有人在背後給佈置安一樣，這就是那眼不見的命運嗎？——也好，爲了少齡，全是爲了少齡，她到底是不是在這裏呢！那小狐狸，他站在一邊躲避馳過的汽車輪，濺起的泥漿。

這是一個春暖鳥叫雨後新晴的快樂日子，吳非有在那條二風速的山脚下的長官司令部的泥濘的寬路上，就這樣偶爾躲一下來往汽車飛濺的泥水，偶爾用手杖支着地，跳過一段水坑，一路思索癢癢走到叢樹密竹圍繞的紅壁祠堂前。挾着黑皮包，摘下灰呢禮帽，哨兵敬禮後，指給他去處。這天，他穿着並不稱心的黑呢制服，新刮的臉，與那新鮮的樹林，悅耳的鳥鳴到處閃着浴後光彩的春野、芳草、麥田那些生命蓬勃的氣象，非常適合。他走進門旁，旁邊停着五輛小包車的台階時，許多想頭都死滅了，只有不滿意自己這身黑呢制服的情緒，却越來越使他煩惱。高大門口傳來一聲「敬禮」，他望見沒戴帽子的軍官在舉手，一個穿中山裝，高管靴的人物，迎着他的面，走過去。他把手杖遞到挾皮包的手裏，同時摘下帽子問詢門崗：「勞駕您，梁副官長在裏邊沒

有？」

「什麼事？」那已經走到庭院石道上的沒戴帽的軍官又扭回身，現出唇有微髭的文弱臉。

「王祕書給我的電話，找葉副官長談……」

「噢！您是從城裏來的嗎？老秦。」他並沒有和他握手，對走廊上一個匆匆走着的青年軍官

招呼：「您和他說吧，他是道裏值星官。」

吳非有被領入會客室，並指定爲十三號謁見者，之後，那個星官的有馬刺的軍靴嗒嗒響着，神氣匆忙的走出門去。

屋裏六七個高級將領，儘是些魁偉人物。一色穿着質料優良的軍裝，佩着短劍和有套銃的手槍，只有一個嘴角有傷痕的將領，手上沒帶白色手套。他們安靜地坐在那裏，有的顫動着自己搭在另一膝上的腿，有的手掌摸起下巴在思索，只有沒戴白手套的那將領和另一個少將——那少將穿鹿皮高統靴——坐在沙發上低聲談什麼。吳非有立刻被這肅穆氣氛傳染了，聽着那走廊上來往克克池度底鞋敲打石階聲，坐在靠背椅上逐漸氣促心懼。他第一次感覺到和高級將軍會晤前，那種從來沒想到的膽怯。這種膽怯，往往在一個投考的青年遇到面試之前那一刻鐘，會感覺到的。和在候車室一樣，吳非有眼睛儘自向前面一無所有的空間望着，在歎力壓制那不安的心情：——

王大炮怎麼不來？

「九號——邢軍長。」他舉官打開門招呼聲，接着，那個隨手支額呆坐的算帳中將，一手拿起兩隻白手套，離開窗戶，馬刺琿琿纏着走出去。

吳非有又是完全不自在的心跳一陣：——還有四個人了……他重新整理一次準備談話的內容，第二，他要由二十世紀的戰爭說起，論斷農業國家與工業國家的優劣，繼之引到作為農業國家之農村經濟支持力的農產物，與外縣溝通及價格平衡的問題，由這樣他更可提供以經濟破潰敵人游擊區經濟機構的具體措施；第二，他要引用宋明二次淪亡痛史所給的教訓，而加強提出淪陷區內各軍隊與大民間的必需團結理由，在這問題上他將發揮對於各政黨合作的政見並提出中央所頒佈抗戰綱領有關這項的條文作根據。除此兩大政治「設施」計劃和理論外，他將陳述廣西省縣政的「管教發衛」口號中，當採取的……

二十一號，高參謀長。

吳非有屏息低喘了一會兒，立刻準備當現身在那司令長官面前時該有的姿態：——這是一個人人的風度，外場。於是他有了兩個假設。若是那司令長官當自己站在對面而說聲「請坐」時，他當毫無顧忌地以學者態度坐下去，爲了表示對司令長官的恭敬，他必定讓自己的椅面空出一步。

半，只能坐一個椅角；若是那司令長官不讓坐，而他當以半稍息，半立正的站姿，和信健談，並且也不妨偶爾大方一些挪動挪動自己一條腿；或是用手杖在自己腳前畫畫。

「可是我不能帶手杖，那樣可太狂悖無禮。皮包呢？」

正當吳非有沈醉在腹想裏的當兒，王大炮站在他身邊，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吳，等了很久嗎？」低聲問。

「剛來？」

「幾號？」

「十三號。」

「現在呢？」王大炮的手還搭在他肩上。

「十一號了吧！也許十二號了。」

「好，你在這坐一會兒。」

王大炮離開不久，吳非有被值星官陪著走，顧客應拐入走廊。他沒有帶手杖，也沒有挾皮包，那是年青的值星官二句：「放在那裏好了。」話的結果，他們經過前後門相通的一條穿堂甬道，兩持衛兵，頭戴鐵鋼盔，手提駝壳，兩聲約等地來往走着。「這邊，在這邊。」年輕的值日星官對

吳非有輕聲招呼，拐過第二進廟殿式的甬道，進入左手高磚牆一條的圓月式門垣。在這裏，寂無人聲，只有院庭中樹叢上麻雀的喧叫，沐浴着陽光，牠們是如何興奮的相互撕啄，追逐，歇鳴，跳躍。吳非有的臉上，越發緊張，他的手指有些顫抖。當走近朝陽有玻璃窗的茅屋，而發現門開處那面牆上的軍用掛圖時，吳非有本想作出的悠然安詳的表情，完全不由自主的變成困惑了。他覺得那一瞬間血液迅速地流過全身。

「報告。」值星官面對掛圖，皮鞋跟碰着鞋皮跟，乒地一聲。

「進來。」

吳非有的眼睛中，現出巨大的淺藍帽子沒掛領章的將軍。他只看清他那寬大而淺佩勳章的胸部直挺挺的，又穩然，又峻峻，一座小山般坐在那裏，兩手在案頭上撥弄着鉛筆。「你是吳非有先生嗎？」他那聲音發出，古銅似的粗惡，沈重。吳非有剛要開口，王大炮在右貼壁的茶几旁站着，按應了一句

「請坐。」闊大手裏的鉛筆朝茶几旁另一隻空椅一指。吳非有看出將軍對來者滿意的極不容易見的笑容。將軍的頭髮，已經蒼白，但下頰却淨光，兩道炯炯眼光注視住自己。吳非有竟全然忘記預擬的坐式，而整個臀部放滿椅上了。以致他突然記起，而改變坐式學部朝外擲的時候，他

沒有聽清楚將軍這一剎那說了什麼。

「長官問您，在陸大教過第幾期？」王大炮隔著窗几，側臉說。

「我沒有教過陸大，是陸大附屬子弟學校。」他兩眼望著王大炮受驚的臉孔，像是對他解釋一樣。對這答話的坦白，就是吳非有自己也吃了一驚。

「來到本省很久了嗎？」將軍的鉛筆在桌邊輕輕敲著問。

「沒多久。」吳非有轉臉向他說。可是並沒有望見他。腦裏依然深深留著王大炮在親自包時那雙神色黯然的眼睛。

「好，下次我再邀你談。」那蛙似的短頸，一動：「你住在×村嗎？」

「是村。」吳非有抓帽站起來。

「好，下次再邀你談。」

吳非有恭謹地退出來，他的臉仍然蒼白著，嘴唇微動得發顫，沒有血色。王大炮察覺這情形，送到他門口。

現在吳非非身著護甲，和其他的騎兵一樣，昂然跨在馬背上混合在騎兵隊裏了。他們正在崇
 高約山峯間奔馳着，颯颯然。透過在三月的陽光下飛揚的塵土，吳非非有時仰臉朝少齡小姐
 驚訝着！一抓緊馬鞍！右手納溝，小心。一連呼喊着在馬蹄敲打着石的山片海潮聲聲響着。塵
 約不清。少齡小姐的紅袍衫，在頭上似的跳動得那麼厲害，使他的那匹烏馬白身馬，聽得多麼迅速
 呀！吳非非有鞭策着中國種的開馬追上去。少齡小姐滿臉蒼白，兩眼緊緊盯住自己坐騎的頰長頭顱
 。那蒙古種的公馬，豎着兩耳，轉兒轉兒打着撒野的響鼻，響着勁發揮着這匹黑馬，用一接
 近牠兩隻後腿就愈站起來那股勁兒，不阻壓勁住嘴巴而緊握於騎者手裏的馬韁，頰項就像沛弓
 似的現着弧形，直着尾巴疾馳在羣前頭。當馬羣開始穿入山腰一片密松林裏的時候，少齡那匹烏
 尾蒙古馬，突然跳出正路，就在這剎刻什麼着眼的陳順，使牠突然跳出正路那聲短的一秒間，將
 要阻止她的吳非非，聽到女人的一聲尖叫。於是吳非非有鞭馬橫着一條溝邊，讓身後的騎者們的馬
 羣尾隨着跳過去，自己鬆下馬，跳了許許跳起少齡來，他發現她的嘴角已經有血，流出來的

呢？還是被破約皮傷，他不知道，也沒來得及問，生恐和隊伍失去聯絡，抱腿把她扶上自己那匹圍馬，自己則跨到她那匹乖戾的蒙古馬上，那馬嚼兒嚼兒打着響鼻，揚蹄疾奔。

「追上來呀！」那些在峯頭流瀉瀉的細小馬羣仰臉可望，吳非有激動得朝身後喊。

一到山頂，吳非有緊勒住馬韁。蒙古馬嘶鳴着劍蹶着，以有馬嚼的響聲作中心力，不讓原地的旋着身子，吳非有像漩渦中的半截立起的巨木一樣，旋轉着，他望見一團紅火似的身影，在脚下的山腰，飄來了……他倆所騎的馬相並着，俯望山背陰馳騁下去的馬羣。那一些馬嘶天喊的響聲，是多麼雄壯激烈呀！

對面山峯的敵陣，在他倆眼睛清清楚楚現出來，見不到人影，除了蜿蜒在森林間的鐵線，就是兩山間這片空曠中在爆炸的一團團煙霧，但沒有一絲聲息。那在年輕的麥田上轟然一閃的響聲，也無聲無息地立刻就被飛起的土壤瀑布擊散。

「少爺，衝下去呀！」

「衝下去！」

不知不覺間，那蒙古種的馬颯颯地落下來，吳非有似平跨在巨鷗的背上一樣，有著飄渺輕鬆的感覺。馬身上已經汗水淋漓，不再發着油亮的光輝了。吳非有用鞭子擊打粗糙的尾骨，在

夾谷聞聲進隊伍。天色黯下來，在陰森森的密林裏，一片蒼茫景色。他孤獨的一個人，只能辨認出像二般人在夜色中能够辨認出的那模糊約不清的道路，那道路起初滿寬，現着白色，馬蹄得得的響聲，在呼嘯的風吹叢林的巨濤裏格外洶騰動耳。當那景色混沌不清的時候，蒙古種的烏尾馬，僅僅有噴鼻子和喘吁的力量了；並且時時低俯極的長頸，順着姿勢用鬃掃擦路邊野草。吳非有頓覺渾身疲憊欲睡，萬念都死滅。

——少爺呢！突然他發現留在這裏的，只有自己。於是那在黑暗的密林叢中潛伏的恐怖影子，立刻侵襲着他的混沌意識。那朝馬尾骨上抽着鞭子，他自己也覺到那是多麼懶弱無力，那烏尾馬依然低頸，噴鼻，撕嚼着路草。最後，吳非有爬下來，一手攥住馬；，一手作齶傳聲筒：——少爺——速方也傳來回應的山韻：——少爺——齡，寂然中，依然是一片洶湧的林濤。

——天呀！我現在是在那裏呢！我是在作什麼呢？吳非有絕望地叫着，不久重新爬上馬，那馬甩着烏黑的尾巴一心一意吃嚼着路草。一俟坐穩之後，吳非有就用鞭柄敲起馬肋骨。半個鐘頭後，吳非有被馬載着離開了那帶魅惑性的黑林，遠在兩里外凝聚的一團夜火在低空閃爍的光輝，舉目可望了。摸摸背後的提琴，全身注入了新的力量，鞭柄狠狠敲擊着馬肋骨，那蒙古種的馬銳做的感性也發覺出什麼似的，兩耳只一豎立，立刻迅速地撲奔那渲染低空的光輝飛躍起四蹄。漸

漸能望清楚夜空一團灰白煙霧所反映出來的林叢尖塔，人聲鼎沸的滑稽動靜也隱約可聞了。

走進林，吳非有就望見刺目的烈火堆，火堆現着塔形，一座一座間隔相等的燃燒着。人羣也一小組一小組圍繞着火堆散佈開去。他們在高聲談論，嬉笑着撒揸的笑，每個健康的臉，映着烈火發紅，每個人的眼睛，閃着火堆的光，誰也沒對這牽馬巡邏的陌生人注意，當吳非有從這堆烈火，走到那堆烈火，的時候，到處他是滿騰的詩聲，和漲騰的笑，火燒呼呼地響，火柴劈劈地響，到處是閃着紅火的臉，閃着光芒的眼睛，到處是食人的熱流，以及亮閃閃的刀光槍影。

「你們，沒見少爺嗎？」

「找誰？」坐在火堆前的，問臉問。

「少爺。」

「少爺？」一個高大個的漢子說：「這裏有叫少爺的嗎？問去們。」

「那哥不知道，他在那」部隊裏，你是從遠的地方來吧！」

「江南來的呀！」

「喂呀！還是華北呀！」

「喂！同志……」另一個漢子站起來。可是吳非有的臉一陣激動，迅速地離開去。一組組擺弄的影子，零落不齊的站起來，他們高聲詢問着：「什麼事？什麼？」

可是吳非有跳上馬，飛奔出林外來。

什麼時候下的雪呀！雲鋪滿山野，遼闊無際的展佈到四週的遠方。夜色完全被這寒冷白光劃分作黑白兩片，大片雪花仍然飄散不止。

馬打着響鼻，披雪山峯遠遠送來回韻，吳非有鞭策着馬尾，疾馳着飛撲着……

月亮出來了，吳非有在馬上可能望見軍營宿地，那些散佈的棋子似的現在山崖間的帳幕。綠草蓬勃的山，稻苗碧油的谷野，享受着嬌月的撫摸，甜密的睡著。一切都清靜，清溫柔而悅目。吳非有下馬在樹枝上拴住繩，走過各個軍幕，除了滿片的響聲，他什麼也沒發現。

吳非有完全絕望了，嘆息着在崖腳坐下來，兩膝促胸，手掌捧住臉，望着月亮，望着夜色。久久沒聲音，突然他站起來，像從身上抖落某些足使他苦痛的東西一樣。抽出提琴，開始拉起悲切的樂曲。哀泣的音波，婉然飄開去，時低時高。時而像古宅的老狗近到遠歸主人時所發出的鼻吟，時而像母牛失去愛犊時悠長的低鳴。一切都是寂靜的，一個戰士悄悄走來了，兩個戰士悄悄走來了……沒有脚步声，沒有氣息聲，全山滿崖已是一片戰士羣。他們靜坐在那裏，閉眼靜聽清

琴音越來越悲痛，幾乎每人可覺到那眼不見的音波，有如一條蛇在空間舞動着。

「非有，非有！」遠遠傳來兩聲切呼。

「少齡，你在那裏呀！」吳非有木然地僵凝站住，提琴從他手上掉落下來，他只拿着弓。

「我在這裏呢！」隱隱地。

「大點聲說。」吳非有兩手遮住嘴喊。

「在這裏……」

「是在東山嗎？」前韻反響着。

「是呀！」還是隱隱地。

吳非有迅速解纜跳上馬，用琴弓鞭打着馬背，朝東山飛奔過去，星星朝後閃着，樹木朝後閃着，突然槍聲四起，吳非有臉貼在馬頸上，用琴弓鞭打着馬背……槍聲越發劇烈了。

「長官，長官，緊急警報……」

吳非有睜開眼睛，鐘聲衝耳的響着：「噹噹噹……茶房一閃即逝了，門却大開。吳非有豁然明白了，臉色灰白，匆匆跳下床。衣服沒扣好，他已隱隱地聽見機聲。手杖皮包都沒拿，光着頭，吳非有跑出旅寓後門，蹣跚防空壕入口的地道，四週黑暗得自己見不到舞動在自己臉前的手。

有人在低聲嘆息。依稀牆身傍着煙火的微光，吳非有發現隱約的長條木凳影子，摸索着坐下後，敵機嗡嗡聲已經在上空震鳴了。

吳非有在這偏僻的山村，停留有一個月的光景了，他在等待着長官的第二次召見。但四個禮拜一點消息都沒有。王大炮又是在他第一次謁見長官的當晚回到城市裏去，臨走沒打照面，只給他一個電話，又隱約不真。幾次吳非有打算離開這裏，但始終却被那第二次召見的希望留戀住。

——嘖嘖！看來是沒有希望了……剛才我是作的什麼夢……在參加吉布賽人的夜舞會嗎？挺美的，情調是挺美的，彷彿還有夜鶯……噢！我是拉提琴……

轟地接續兩聲，吳非有的身子一陣劇烈的震撼，頭上落下幾塊土壤，一種本能的激動！他在椅下臥伏着。

「轟炸了。」

「五顆……六顆」誰在他耳邊顫抖的數着。

「像很近呢！」吳非有低聲問。

「大概炸司令部。」

二十分鐘後，吳非有雜在鄉民村婦羣中，冒着一層濃烈煙霧走出來，空間滿是些衝鼻的火藥氣與

燃燒的布質味。半個山村燒壞了。吳非有滿臉是死人所有的那種蒼白。

擠在哭喊的女人身邊詢問着：「大公旅窩在什麼地方？」那裏一片瓦礫和年久的灰塵，埋藏他的手杖皮包和全部家當，現在他却連上流社會中見人不可少的帽子都沒有了。

一九四一年二月於桂林

中學略讀文庫

創作小說選

荃麟選注 每冊十元

翻譯小說選

艾蕪選注 每冊八元

名人傳記

趙家晉等編 每冊五元

現代名人演講

李志曙編 七元五角

遊記選

林舉岱選注 每冊五元五角

散文選

葛琴選注 四元五角

話劇選

文龍選注 印刷中

書信選

莫一庸選注 印刷中

文化供應社印行

青年自學指導手冊

文學手冊

艾蕪 著
出訂 璣

著者本其多年創作之經驗，寫成本冊。全書凡四篇，長七萬餘字。關於文學的本質，學習文學與創作的方方法，以及目前文學運動的思潮等問題，莫不有詳細的敘述；本書最大的特點，不是空洞抽象的理論講述，而是指導寫作的具體說明。每篇舉例甚多，許多著名的作品，都有周密的分析。而著者的文字，更深入淺出，把一些深奧的問題，娓娓講來，生動有趣，讀後不但對於文學經驗有所瞭解，而且是寫作最寶貴的指針。

洗 羣 著

最新出版

本書著者從事戲劇工作十餘年。這本手冊的寫作，完全是憑著平日的深刻研究英及豐富經驗所得。

○全書十萬餘言，計分總論，導演，表演，舞台裝飾等章。舉凡與戲劇有關之參攷。行文語句簡潔流暢。○凡愛好戲劇及從事戲劇工作者，均應備一。

本書著者從事戲劇工作十餘年。這本手冊的寫作，完全是憑著平日的深刻研究英及豐富經驗所得。

○全書十萬餘言，計分總論，導演，表演，舞台裝飾等章。舉凡與戲劇有關之參攷。行文語句簡潔流暢。○凡愛好戲劇及從事戲劇工作者，均應備一。

戲劇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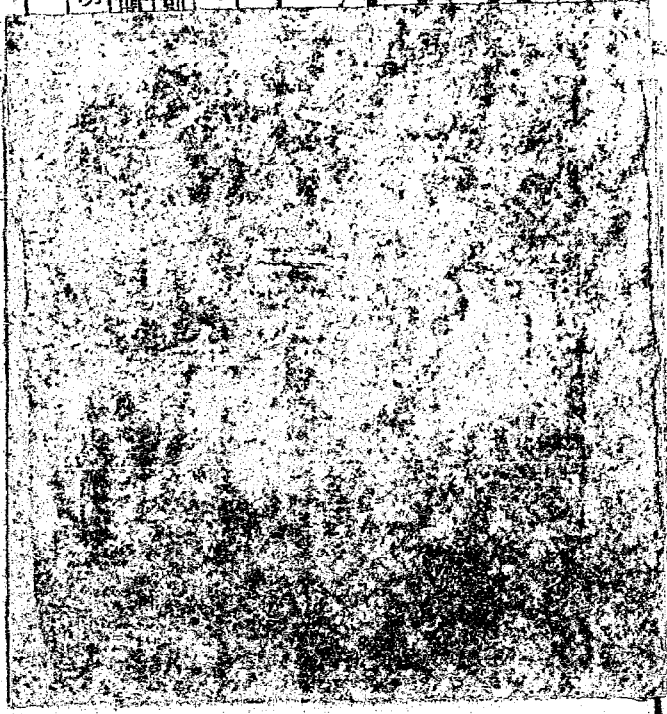
術有關的學識，技巧，均經作者扼要敘述。篇末並附有世界名劇家小史，足供研究。

文 學 創 作 叢 刊

全 輯 二 十 冊 現 已 開 始 出 書

荒	同	從 大 明	見 明	黎 明	英
---	---	-------------	--------	--------	---

大 回



吳非有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桂】實價國幣捌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作人 駱濱基

發行人 陳劭先

印刷者 中新印務公司

發行所 文化供應社

總公司 桂林麗君路
重慶分銷處 總發行所 桂林桂西路
民權路新生市場37號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字第三三三號

實價國幣捌元

02
773634

21